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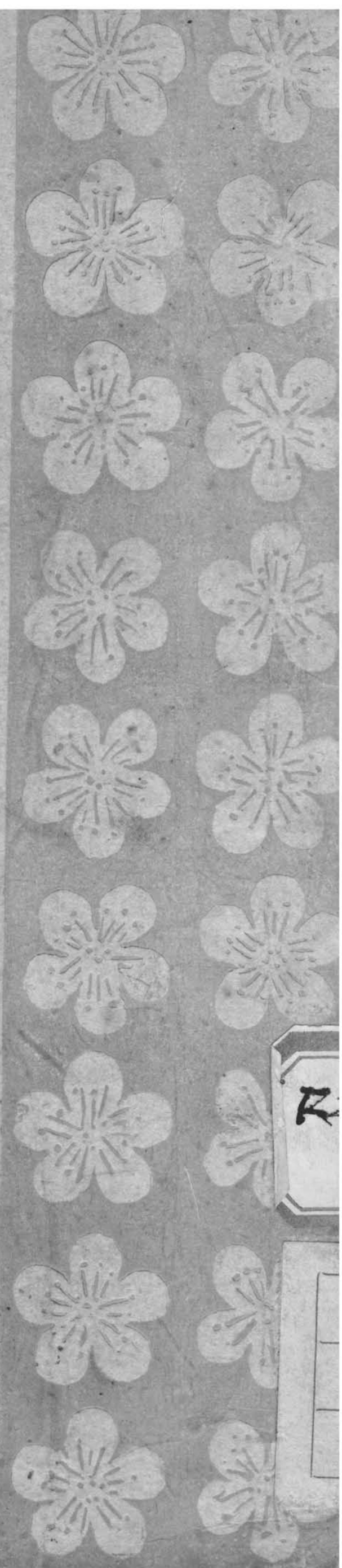
F228.175

Y-21

葉青著

三民主義之富美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及

1

葉青著

三民主義之完美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序言

本書底思想，形成於前年十月在西安時。從去年四月十三日起，時或寫一章，到十月二十一日完畢。由第一章至第十章，皆以文底方式發表於「時代思潮」第一期至第十期。引言和結論則合成一文，發表於「時代思潮」第十二期。

我以為本書在三民主義底闡揚和宣傳上甚為重要。而本書寫畢時，三民主義在抗戰時代中的新著又異常之少，所以我就在十月內把本書編制好，希望從早出版。不過到現在雖沒有如願以償，却得着一些閱過本書者底可寶貴的意見。因為沒有對他們面談的機會，所以我把我底感想寫出作為序言。

首先從我寫本書的動機說起。

我是懂得一點社會主義的，所以研究三民主義總要把它拿來比較一下。然而一比較便覺得三民主義之完美，這只要把我底「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一看便可明白。三民主義既是完美，就應說明出來使大家知道，因此有寫「三民主義之完美」一書的意思。這個書名，當然沒有站在解釋立場，而是站在頌揚立場上的。但讀了它的人，自可知其頌揚得很對。而頌揚三民主義是一切信奉三民主義者應有的義務，不可忽視。

這裏，再把我研究三民主義的態度談一談，也有必要。首先我覺得三民主義底發揚光大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而所謂發揚光大，應包含闡明奧義、展開邏輯、推廣原則等事。解釋一句，所謂推廣原則，乃是應用三民主義以研究經濟、政治、社會等等而成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之謂。如果只是把孫中山先生底話拿來證引複述，絕不能叫做研究。可見研究必有所見。這個所見是發揚光大底需要，否則無發揚光大可言。

雖然這個所見，從研究者說來，是他應用其心思才力的結果；但在實際上，則仍不過是三民主義底解釋而已。

這就是說，研究者並沒有超出三民主義底範圍之外。那末，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對的了。主義是學說，是思想，服從於科學的研究，一切黨員和同情者俱負有責任。主義與決議不同，與法令不同，決議和法令是要合法的機關或一定的法人，纔能有解釋之權的。

當然，任何人對於主義的解釋必須要有根據，不能隨便。此根據為何？即主義底文獻和邏輯。所謂文獻，是主義底創立者和偉大信從者底言論。所謂邏輯，是主義底理論內容和基本原則。根據這些來解釋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主義也必賴此羣心羣力的解釋而後纔呈出生動之氣，與時俱進。

因此種種，我對於三民主義主張自由研究。這就是說，根據三民主義底文獻和邏輯，盡量探討一切，不受任何拘束。而在這種情形中的任何拘束都是妨害研究，因而即不利於三民主義底發揚光大。依照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的言論出版，即

「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那末研究三民主義，以發揚光大爲目的的那種研究三民主義的言論出版，更將「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便很顯然了。所以三民主義的自由研究，正是國民黨底主張。

我反對無原則的言論出版自由，亦反對三民主義以外其它主義的言論出版自由，但却堅決維護三民主義的言論出版自由。所以我向任何刊物及書店寫稿，均以文責自負爲言，拒絕不得著者同意的修改。如果對方必欲修改，我認爲不能修改時，則甯將稿子收回置諸箱笈，或另謀出版之道。當然，可修改時，還應感謝對方底指點，絕不抱頑固態度。因爲我覺得研究家應該服從真理，其說未被攻破時有堅持必要，已被攻破時有放棄必要，不可有絲毫意氣或感情存乎其間。

對於讀者，亦希望其注重真理。任何一書，不必盲從，應有一個我在。但是的切勿說非；非的切勿說是。一切俱以客觀的邏輯必然爲取決之標準。這樣的讀法，應着眼於理論纔是。也只有着眼於理論，乃有所得。若像有些編審或編輯那樣，看重技術，熱心於字句上的推敲吟味，是錯誤的。須知用自己底作風（或寫作習慣）來看他人底作風，必然多所不合。至於未將前段和前句聯貫起來看，而遽斷爲詞句不妥或意思欠佳，顯然是以自己底疏忽，作他人底錯誤，尤其可笑！還有在特殊場合正確在一般場合不正確的，如果把特殊一般化以證明特殊底錯誤，亦往往是閱讀不細心，忽視了場合之所致。因此種種，我們可說，著書固不容

三民主義之完美

四

易，讀書亦不容易。

著者一九四〇，六，九。

三民主義之成立，爲時甚早。從它底創造者孫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中的敘述看來，當在一八九八年，即戊戌變法之年。到現在，已滿了四十年有多。可見三民主義之出現於中國，比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國社主義爲早。這是中國需要三民主義的一個證明。

還很特別的，就是三民主義爲中國人所創立，因而是中國底產物。其它主義，如剛纔所列舉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國社主義等，皆來自外國。中國人所講的，根據外國著作，而且往往不及外國的好。這顯然是簡單的介紹和機械的移植，不一定合於中國底需要。三民主義則不然。它所包有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雖取諸外國，然其內容之被修改及由它們組成的三民主義——以一次革命爲基礎的三民主義，則顯然是不同的。我們可以根據三民主義爲中國人所創造一點證明三民主義合於中國需要。

事實確係如此。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始終是三民主義底信徒。在宣傳上和組織上，均沒有明白的獨立活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在最初加入國民黨，繼後雖宣告分離，現在又要求加入。我們明白宣言「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願將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國家主義者和國社主義者，均一致表明他們底主張合於三民主義。因而在事實上，他們始

終沒有根本異於三民主義者，而又自有邏輯自成系統的特殊理論、特殊口號、特殊組織、特殊活動。這些，不是一切主義者都集中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的表示嗎？的確。那末三民主義之合乎中國需要便很顯然了。

然而三民主義，自成立以來，即有種種不幸之事發生。

第一是文字解說之遲延。一種主義底流行，固有賴於口頭解說；尤有賴於文字解說。因為它能夠保存下來，給多數人閱讀，有大於口頭解說的普遍性和持久性。但三民主義底文字解說，其詳細而又單獨成書者，只有「三民主義」底講演記錄。而此書之出現在民國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孫先生在以前的講演，有記錄的，以民元之後為多，從前的只有一篇，即「民報」週年紀念所講之「中國前途問題」。再早的，是一九〇五年之「民報發刊詞」，和「同盟會宣言」，此外便沒有了。而這些，數量既少，解說亦簡，又未單印成書。於此足見三民主義是實踐（辛亥革命、討袁運動、護法戰爭）在前，理論（「三民主義」）在後。這是有原因的。但在思想散播上則為一缺陷。孫先生在十三年時曾指出過。

第二是深刻研究之稀少。信奉三民主義的人，忙於實踐，不暇研究——尤其深刻的理論研究。同時，他們又以為研究是用不着的，只要信仰便得。三民主義是很正確的思想，難道還有甚麼問題嗎？我們底問題，就是實踐。孫先生已經把話說完了，三民主義已經很完美了，還用得着甚麼研究？至於專門研究學問的人，根本不把主義看作學問，而認為是宣傳的東

西。所謂宣傳，就是把壞的說好或捏造理由，純屬誑言，其中不包含任何真理的。三民主義當然不能外此。而且研究學問的人不能談政治，更不應過問國家事情，否則便有失學者身份，類於政客官僚。這樣，三民主義底深刻研究便沒有人去做了。現在如果還有幾本可稱道的書，當然是前一種人底功績。到底還是信奉三民主義的人看重三民主義。然而這種書數量之少，却是三民主義在傳播上和發展上的憾事。

第三是普遍闡揚之缺乏。因為深刻研究沒有好多，三民主義底闡揚就不能普遍了。每一種深刻研究的書，往往只能闡揚三民主義之一面。現在深刻研究的書既少，當然不能面面俱到。從理論上說，孫先生指明「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然而到現在，雖依照這個意思頌揚三民主義的人非常之多，却沒有人以一本書、一篇文章或一個講演來證實三民主義是從古到今的中國民族思想、民權思想、民生思想和歐美民族思想、民權思想、民生思想之高度的發展與精美的綜合，因而構成巨大的系統的。從文獻上說，「民報發刊詞」不僅是最早的而且是主要的和完全的一個，價值很大。但從來沒有人闡述過，徵引過，好像它不存在似的。凡此都是三民主義底闡揚沒有普遍及於其各方面的證明，有誰能否認嗎？

第四是外來思想之掩蓋。在三民主義成立之初，國人即在介紹歐美底學術思想；在三民主義成立以後，更是如此。這種外來思想，力量很大。從事研究的學者，被它吸引去了。他

三民主義之完美

們最喜歡的，是杜威、羅素、康德、皮耳生等人底著作。喜歡主義的青年，亦爲外國思想所吸引。他們口上所談，筆下所寫的，都不外乎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那一些。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了一種成見，即只有歐美人底著作值得讀，中國人底著作算甚麼呢。因此我們底課題，就是介紹、翻譯外國的東西。要是你主張創造，我們就嘲笑你。這樣，若干人對於三民主義便根本不注意了。於是三民主義遂爲外來思想所掩蓋，沒有表彰自己的充分機會。

以上所說的四種情形，對於三民主義的宣傳和發展，都給與莫大的阻礙。因此，中國在國民黨底一黨專政下還是主義很多因而黨派很多的國家。今天三民主義之被公認爲抗戰建國底最高原則，乃國內外的情形使然。詳細地說，即是各黨派與國民黨鬥爭失敗了，國民黨仍然掌握政權，日本又大舉進攻以謀國民黨政權之推翻，各黨派乃覺悟到了「現在……是三民主義底階段」，因而宣言它「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但這種迫於情勢的覺悟，是政治的而非理論的。所以直到現在，「紛歧錯雜之思想」（「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依然如故。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我們今天如果要乘此時機更普遍更堅固地樹立三民主義在中國廣大而實際的支配權，以展開精神動員，集中國民意志，來完成其指導抗戰建國的任務，自然要糾正紛歧錯雜之思想。不批判，不指出錯誤，他們是不會放棄的。但對於三民主義，必須積極作深刻的研究和普

遍的闡揚，以廣它底宣傳和謀它底發展。只有把三民主義底正確而合中國需要的地方揭露出來，纔能使不信者相信，假信者真信，並且使已信者深信永信。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覺得有來一個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之必要。它底中心任務，自然是宣傳，但也不忘發展，並且要以發展來謀宣傳。因為背誦複說底方式，在人們已多少知道三民主義把它變成口頭禪的今天，沒有作用，只有從發展光大上來彰明奧義，顯揚其各種價值，纔能收宣傳之效。於是我首先自己（去年十月在西安時）以後同朋友決定了寫幾十種關於三民主義的小書和大書。

在我準備寫的各書之中，有一本叫做「三民主義之完美」的，內容是從三民主義底創造性、綜合性、時代性、社會性、革命性、科學性、哲學性、一貫性、階段性、世界性等十方面來論究它底完美。這在我底「三民主義之體系」一大書未出世以前，是我彰明三民主義底奧義而顯揚其各種價值的一種努力。它底敘述，即依照前述十方面分為十章。

三民主義之完美

目次

序言	一
引言	一
一 三民主義底創造性	一
二 三民主義底綜合性	一一
三 三民主義底時代性	二一
四 三民主義底社會性	三一
五 三民主義底革命性	四一
六 三民主義底科學性	五三
七 三民主義底哲學性	六三
八 三民主義底一貫性	七三
九 三民主義底階段性	八五
一〇 三民主義底世界性	九七
結論	一〇七

目次

三民主義之完美

一 三民主義底創造性

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簡稱。內容就是這三個東西，此外再沒有別的。因此有些人以爲是已有的主義，並非新創。孫先生不過把它們綜合起來，命一個名，叫做三民主義就是了。

這種見解，有其根據。孫先生自己在「民報發刊詞」中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增，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播揚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它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是見三民主義，早已有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已實現了；民生主義亦正在實現之中，這怎能說三民主義是孫先生底創造品呢？他實在不過把它介紹到中國來而已。

這種意見，是表面上的，並不深刻。它是對於三民主義沒有澈底了解的表現。須知孫先生那一段話，乃在指出三民主義底來源，不可看三民主義底本身。因爲那一段話是把民族主

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分成三個時代，各自獨立，成爲三個主義的。頂多，它不過說明此三個主義在歷史上互相銜接而已。三民主義則把此三個主義合成一個主義，要在一個時代中實現，情形便不同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以歐美所有的，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那三個主義，沒有三民主義。孫先生所有的，是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起來的一個主義，叫做三民主義，二者大不相同。說水由氫和氧合成，很對；但不能說水就是氫是氧。因爲水是一個新東西，既不是氫，也不是氧了。三民主義有創造的價值，不能作歐美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介紹看。所以我例應該說：孫先生根據歐美歷史底進化，創造了三民主義。

那末他是怎樣創造的？三民主義底創造性在那裏呢？中國底三民主義不同於歐美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點又安在？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明白孫先生爲甚麼要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個主義合成爲一個主義。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不說明它，一切都是徒勞。

孫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說：「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足見三民主義所以要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而爲一個主義，在於要把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合而爲一次革命了。這就是說，歐洲三個時期底歷史任務，中國要在一個

時期完盡。

可能嗎？可能。請看我在「一次革命與民生主義」一文說的如次幾段話吧。

種族革命就是民族革命。它可與政治革命合一的理由，孫先生在「中國前途問題」一個講演中說：「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着手底時候，却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清政府，從驅除敵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可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合一，由於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之合一。因此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

社會革命呢？依孫先生說，亦可與包含着民族革命的政治革命合一起來。他在「孫文學說」中說他在「倫敦脫險後，暫留歐洲，……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這在「民報發刊詞」中亦有類似的說明。如此，中國就「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而「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了。「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孫文學說」）。

孫先生爲甚麼要把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合而爲一呢？「一勞永逸」。爲甚麼要一勞永逸呢？他在「三民主義是建設新國家之完全方法」那個講演中說：「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

拆房子一樣，因為想造新房子，不得不把舊房子破壞」。但「人家造成一所房子，都懇安樂地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它拆掉；又不是明天造好了，後天便把它拆掉。我們革命也是這樣的道理。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纔可享永久的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好藥方。這三個問題同時解決，我們纔可享永久的幸福。若達到民有民治底目的，不管民生問題，二三十年後必然再有一個痛苦發生，現在俄國就是我們底好榜樣」。它在二月革命——政治革命後，又發生十月革命——社會革命，所以一次革命是「一勞永逸」的革命，「澈底」的革命。

從此種種看來，可知一次革命是歐洲長期歷史過程之縮寫。同時這也合於中國底需要。它可說是中國需要與歐洲趨勢底統一。誠如孫先生所說：「我們觀察古今中外底大勢，默想本國將來的情形，要改良成一個完全的中華民國，行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所以做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民權主義』的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的革命。可見三民主義底成立，是由於一次革命和為一次革命的了。

至於一次革命底進行，是對於前半期底政治革命使用武力；後半期底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那末進行社會革命呢？實現民生主義。在政治革命成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實

現之際，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便可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那時，根本便沒有階級的對立，因而就不再有所謂社會革命或經濟革命了。所以孫先生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說他「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他又在「三民主義是建設新國家之完全方法」一講演中說：「本大總統觀察世界底大勢，想到本國底情形，以為行民族革命同時要行民權革命；行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纔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防患於未然」。足見「民生主義的革命」是和平轉變，以國營實業等經濟的方法，代替階級爭鬥一類之政治的方法，流血暴動底方法。換一句話，就是以民生主義代替布爾塞維主義。

那末，中國底一次革命便與歐美底三次革命或二次革命迥然不同了。它指明中國雖是跟着歐美走，但不亦步亦趨。其特殊性在於歐美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國可在短期內一次走完。它不徒「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尤須追逐於人將然之趨勢。如此，「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它「觀其禍害於未萌」，可以「思患預防」。那時「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這不是以「迎頭趕上」之故，達到「後來居上」之境嗎？

不僅中國為然，一切情形類於中國者莫不皆然。所以一次革命不僅是中國底歷史道路，心是一般後進國底歷史道路。三次革命或二次革命，限於先進國。如果後進國亦非那樣不可，便顯然是以機械論為方法了，殊不正確。它應該借取先進國底教訓，走最經濟的道路，來

覺悟地創造歷史。這也是人類理性底要求。

因此，孫先生把世界歷史道路分作兩條：先進國是三次革命；其把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合一的是兩次革命。但一般看來，仍可說它是三次革命，即由種族革命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所謂歷史道路，就是歷史法則或歷史進化法則。那末，由種族革命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就是先進國底法則了。是的。我們已經說過，孫先生以為種族革命是民族主義，政治革命是民權主義，社會革命是民生主義。足見先進國底歷史法則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分成三個時期演進。後進國不然。它底道路是一次革命，把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後進國底歷史法則是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同時並行」，一齊實現。

這兩個法則，雖是先進國的有一般性，後進國不能外於它；然而後進國底「同時並行」，却自有其特殊性，與先進國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把它作一個單獨的法則看。氫與氧雖同為氣，但是愷文迭喜之認識出氫，却是一大貢獻。所以三民主義底成立，實為後進國歷史法則底發現。這是一種科學的勞作。

歷史學底原理，對於其它社會科學有指導作用或方法作用。馬克思底唯物史觀把這點表現得很明白，所以先進國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依孫先生，不僅使其社會進化，而一切「施維於小己大眾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那末，三

民主主義在後進國，便成爲社會科學底基本原理，有方法底作用了。社會科學可以因國而不同嗎？可以；蘇聯的異於歐美其它各國卽是一例。

這樣，三民主義不僅是一個創造品，而且是一個很高的創造品。中國今天把它奉爲建國底最高原則，精神動員底最高原則，完全是正確的。政治要求統攝一切要求，所以政治思想應該統攝一切思想。我們不能否認各種社會科學和各個思想部門底獨立性與特殊性；但大家必須一致承認各種社會科學和各個思想部門底關聯性與一般性。三民主義可以應用於一切，它是科學底科學，思想底思想，有支配底作用。

至此，也許有人要這樣說吧。從一次革命，從三個主義合一來說明三民主義底創造性，固然是持論正大；但這僅就三民主義底整個性而言。三民主義畢竟是三個主義。換一句話，從三民主義底個別性說來，民族主義異於歐美民族主義的地方，民權主義異於歐美民權主義的地方，民生主義異於歐美民生主義的地方，又在那裏呢？這是一個問題。

就前引「民報發刊詞」那段話以及「民報發刊詞」全篇看來，三民主義底創造性僅在三民主義底整個性上。分別言之，那便不過是歐美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移植罷了。實際上，這只能就其一般性而言。孫先生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與歐美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基本原則上相同。此外便各有其特殊性在。

民族主義是民族本位論。其在歐美則成各國民族本位論。孫先生底民族主義在中國雖以

中國民族爲本位，但比諸歐美，則沒有侵略性而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帶自衛性；沒有階級性而是「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帶平等性；沒有局限性而要「聯合」各弱小民族「共同……打破強權」，帶國際性；沒有自私性而要「濟弱扶傾」，「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帶公理性；沒有褊狹性而要「發達世界主義」，「成一個大同之治」，帶世界性。這樣的民族主義，不僅異於歐美，而且是創造性的東西，非常完美。

民權主義以人民掌握政權爲原則，這在任何國家，莫不皆然。但是孫先生底民權主義，比諸歐美，也有種種特點。它沒有簡單性，於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加上考試和監察，形成五權分立；於人民在選舉外，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增加了三個，所以有一種完全性存在。它沒有分權性，政府「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因而它有「一個萬能政府爲人民使用」，不像一般民權國家的政府那樣遭受牽制，軟弱無能「所以有一種集權性存在。但人民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有「節制」作用，「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所以它底民權有充分性而無不足性。人民是否因權力充分而「放任放蕩」？否，因爲民權主義沒有自由權，它主張把「一片散沙」變成「一塊堅固石頭」，所以它有組織性而無散漫性。至於完全的和充分的民權之實現，則分成三期，即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有一定步驟，它不是突然性而帶有漸進性。這樣的民權主義，當然爲歐美所無，同時又「駕乎歐美之上」了，其爲完美的創造，不是很顯然嗎？

民生主義從其注重人民底生活與「要衆人能夠共產」的「大目的」看來，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相同。所以在這裏可以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不相同」。它不採取階級爭鬥、武力革命、無產專政去打倒資本家，做政治的沒收，而以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爲主。由「國家產業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而「大同主義」、「共產主義」。它是民族性的，不是階級性的；是生產性的，不是分配性的；是經濟性的，不是政治性的；是建設性的，不是破壞性的；是和平性的，不是鬥爭性的。解釋一句，民生主義對於生產和分配雖「同時注重」，但它「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與社會主義之直接意味着財產公有，迥然不同。此外四點，非常明瞭。這樣的民生主義，當然完美。它與歐美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同，而是一種新的東西，具有創造性。

那末，三民主義底個別內容也如其整個內容一樣，不是歐美進化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簡單的採用了。孫先生對於它們，都有所修改和增加。他與一般見歐美有甚麼就介紹甚麼的不同，所以三民主義底創造性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誰否認它，誰就不懂得它，因而也就沒有資格談論三民主義了。

三民主義之完美

二 三民主義底綜合性

三民主義固然具有創造性，但也具有綜合性。如果說它底創造性非常豐富，那末它底綜合性也非常豐富。而且，我說它底綜合性，誰都知道。它底綜合性是明白的，不像它底創造性那樣隱晦。

因為創造在綜合之中。至少我們也可說綜合是一個創造方法。一切東西都由最少數的基本原素配合而成，沒有絕對的新。而且配合更有趣味的，就是原素相同，只要純粹的配合方式不同，亦可發生差別，近代化學把這些道理證明得非常真確。綜合有創造作用。

另一方面，孫先生把三民主義底綜合性說得很明白。他說：「予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在一個講演中，他說：「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像這一類話，他說得很多。

但這種綜合是怎樣的情形呢？那就很難有人答覆得完全而正確了。所以認識三民主義底綜合性之不容易，正同認識三民主義底創造性之不容易一樣。

現在我們且根據三民主義底創始文獻和理論性質來加以研究吧。

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說：「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

生」。那一段話，是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分成三個時代，各自獨立的。誠如他在另「四」地方論及三民主義時所說：「它發生底次序」，在「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但他在「民報發刊詞」那段話後接着說：「是三民主義，……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三民主義於是成立。

這不是三民主義底綜合性之一嗎？當然。這種綜合是時間的，即把歷史進化中三個時代底三個主義綜合起來，使成爲一個主義叫做三民主義。

這種綜合，非常重要，沒有它，三民主義根本不能成立。爲甚麼呢？很明白的，水由氫氧二氣合成，沒有氫和氧之存在，水便缺乏必需的構成元素；怎能有水出現呢？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爲構成元素，沒有這三個主義，或任少其一二，又如何會有三民主義之可言？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之點，即：因爲歷史上只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或「基本於民」的主義只有這三個，所以三民主義底數字纔限於三。不然，爲甚麼不可以多一個或少一個呢？三民主義之不是四民主義或五民主義，不是二民主義或一民主義，而必須是三民主義，原因即在於此。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這種綜合，這種時間性的綜合，實爲三民主義所不可少。它不僅是理解三民主義綜

合性的起點，也是理解三民主義的起點。要它纔能告訴我們以三民主義之所由成立那個基本問題。

然而這種綜合，有一個缺點。因為不論就「歐美進化」而言，或「世界各國」而言，都是把中國除開了的。那末三民主義底發生就與中國無關了。這樣，孫先生何以又說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國底「學說」，所以「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呢？而從三民主義底發生上看，它並不始於歐美底進化史，實是始於中國底政治史，並且還可說是始於中國底現實生活。歐美進化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云云，乃三民主義成立後的印證及其歷史基礎之說明。實際上三民主義底成立過程，如我在「三民主義底基礎」一文中所說：

「孫先生之於三民主義，是先有民族主義。他在村塾讀書時，聞人談太平天國革命事甚多，遂植下了排滿興漢的思想。所以後來他在『民族主義』講演中說中國原有民族主義，隨後失掉了，現在的問題是謀恢復。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這是鐵的事實。」

「孫先生出村塾後到檀香山，知道了美國底政治制度，並曾研究其政治歷史。這時纔有民權主義底思想。『孫文學說』第三章中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領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那一句話，即可作為證明。所以後來他明白地說：『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

美」。

「及孫先生從檀香山回國後，遂鼓吹革命。過了十幾年，便組織興中會。不久又實際從事革命。失敗後逃到香港，更由美國而往歐洲。在歐洲，他「考察其政治風俗。……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可見三民主義之成立，首先是民族主義；其次是民權主義；最後是民生主義」。同時，民族主義來自中國；民權主義來自美國；民生主義來自歐洲。因此，三民主義是中國底民族主義、美國底民權主義、歐洲底民生主義之綜合。這點，十分明白，沒有人能夠否認。

這種綜合，雖是空間的，但與三民主義成立底歷史事實，非常一致。它是三民主義之真正的發生過程，如果沒有它，那就沒有三民主義了。所以此空間性的綜合，有莫大的重要性。

而且，三民主義底構成元素，亦從這種綜合而來。沒有中國，從何取得民族主義？沒有美國，從何取得民權主義？沒有歐洲，從何取得民生主義？這三個地方，是給三民主義提供構成元素的地方，可以說是三民主義底祖國。那末，空間性的綜合，便確有其莫大的重要性

了。

但這種綜合，亦有缺點：第一，不足以說明三民主義底理論內容。民權主義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並不來自美國，便是一例。第二，是三民主義之中國底歷史基礎尙欠充分。它很適宜於中國。這在今天，已爲人所共認。如此而說它在中國的背景只是民族主義纔有，未免可怪！

因此，民族主義固有中國思想底成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亦有中國思想底成分。這種假定如果是正確的，證諸前兩種綜合，那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便真是和俱是集合中外學說之大成了。

現在且把三民主義放在這種立場上考察一下。

民族主義底內容，仔細分析起來凡五點：其基本的「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一點，是中國的，來自明太祖和洪秀全底「光復宗國」運動。這是民族主義底出發點。由此推出之「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乃孫先生所創獲，與威爾遜底民族自決相合。所謂「以民族主義和國內諸民族」，即是此意。「聯合各弱小民族」和「濟弱扶傾」之二點，是歐洲的，特別屬於蘇聯，與列甯有關。這可叫做民族的國際主義，於邏輯上則由前二點來。「成一個大同之治」那一點，簡直是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了，好像來自歐洲，實則是中國的。在國際主義輸入前，孫先生便主張大同起來；促進世界大同是民族主義底歸宿點。這樣，民族主義之爲中外學說底綜合，便很顯然了。

民權主義底內容，思想繼承中國，制度「取資歐美」。考試和監察二權，是中國的，因為「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是歐美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亦然，有的屬於瑞士，有的屬於美國「西北幾省」。至於分別權能，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不重自由而重組織，使民權主義的中國民族能够抵抗侵略，則是孫先生所創獲者。軍政、訓政、憲政之分，同樣是一種創獲，所謂「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鑑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者是也。所以民權主義是中外學說底綜合。

民生主義亦然。它底基本思想是中國的。不僅「民生二字為數千年已有之名詞」，即數千年已有之思想；就是「要使衆人能够共產」的「大目的」或最高理想，亦來自「禮記」中的大同。「民生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一語，不是很好的證明嗎？至於實際辦法，則取資歐美而加以改造者。以取資論，國營實業來自德國，平均地權來自美國，節制資本則來自歐洲。以人言之，當為俾士麥、亨利佐治、馬克思三個。但這只能說孫先生受他們底影響。其擴大變通增加之處，則很顯然。至於把中國底民生思想、大同思想、及方法上的取資和創獲合成一個民生主義，那是歐洲底社會主義底作用。所以民生主義之於中外學說底綜合，甚為明顯。這種綜合，對於三民主義有很大的重要性。它使它底內容豐富，並且臻於完美。沒有它，三民主義便失之簡單、貧乏、殘缺、粗惡，這是很明白的事實。

它雖然也屬空間性的綜合，與前面那一種綜合相同；但却不相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那一種綜合說民族主義是中國的，這一種綜合雖說民族主義是中國和外國的，然中國成分之占優勢則很明顯。那一種綜合說民權主義是美國的，這一種綜合雖說民權主義有中國和歐洲底成份，然美國之占優勢則未被否認（美國除於政府實現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於人民則有一四分之一底省分已經實行過了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那一種綜合說民生主義是歐洲的，這一種綜合雖說民生主義有中國和美國底成分，然二者皆由歐洲底社會主義所喚起，而在民生主義中占主導地位的國營實業和節制資本，則仍取資於歐洲。凡此都證明孫先生做了那一種空間性的綜合後，還可做這一種空間性的綜合。

從前一種時間性的綜合和此二種空間性的綜合看來，顯然有一種理論性的綜合存在。甚麼理論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三民主義是資本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學說底統一。

就時間性的綜合而言。孫先生說：「歐洲當二百年前為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為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為社會革命時期」。然而在種族革命時期和政治革命時期，正是歐洲資本主義底興起時期和發達時期。社會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而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是資本主義革命，但是孫先生談到中國「今日之革命」時說：「此革命主義即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為種族革命，……第二之主義為政治革命

，……第三之民生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即經濟革命。……」那末，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便屬於資本主義，民生主義便屬於社會主義了。

空間性的綜合，如果仔細分析起來，亦將證明這個結論。

其實，三民主義之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綜合，情形還不止此。如果精確檢討起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亦有社會主義性質，民生主義亦有資本主義性質。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一說出來，則十分合理。

民族主義不僅資本主義需要，社會主義亦需要。歐洲共產黨從前指社會黨主張保衛民族擁護祖國爲背叛社會主義，現在亦主張保衛民族擁護祖國。蘇聯放下世界革命而努力於一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採取民族主義形式的證明嗎？其實行「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援助弱小民族，顯然在主張民族主義，贊成民族主義。那末孫先生底民族主義就不單是資本主義的了。其民族的國際主義，與蘇聯所行的一樣。其大同主義，簡直就是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底國際主義之中國化了的形態。所以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民族思想之綜合。

民權主義同樣不僅資本主義需要，社會主義亦需要。歐洲共產黨從前指社會黨擁護民主爲背叛社會主義，現在亦擁護民主。蘇聯原是無產階級專政，乃一獨裁國家，而自新憲法頒佈後，亦走入英、法、美等民主國家之列。國內因爲階級消滅，其民主反是真正的全民政治。至於社會黨，則素來醉心民主，且有以之名其黨叫做社會民主黨的。那末孫先生底民權主

義，是完美的民主政治，便不能單作資本主義的看了。它底完美，就是最民主的蘇聯之所行，亦還不曾趕上。對於人權，他以革命人權代替天賦人權，與馬克思理論相合。而在「中國前途問題」一講演中則說：「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創立「社會共和政體」。足見民權主義底社會主義性質甚為豐富。我們可以說，民權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政治思想之綜合。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這一類話，孫先生說得很多。但是他又說：「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為甚麼呢？「中國實業尙未發達」，「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以不能偏重分配問題，須努力發達生產。要「製造國家資本，方可解決」民生問題。「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造成「國家產業主義」。所謂國家產業主義，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嗎？可見民生主義不僅保存了資本主義底生產力，也變相地保存了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而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這很明白地顯出了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經濟思想之綜合。

這種綜合對於三民主義非常重要，它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優秀之點吸收起來，造成一個新思想，叫做三民主義，而屹立於它們之外，有如第三條路線。因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衝突，影響不了它。理論性的綜合強固了三民主義。

而且這種綜合表現出的態度，甚為合理。對於資本主義的吸收，是繼承過去的文化遺產；對於社會主義的吸收，是準備將來的文化建設。三民主義是歷史中承前啓後的偉大思想。

以上所說四個綜合，從性質上看來凡三種：時間的綜合，空間的綜合，理論的綜合，使我們得出如次的一個結論：三民主義是綜合的思想，由孫先生用綜合的方法所造成。沒有綜合，就沒有三民主義。所以我們可說：三民主義底綜合性是三民主義底基本特徵。

那些因三民主義底綜合性而把它看成一種雜湊思想的人，不知道綜合如我所說是創造的方法；而孫先生底綜合則更是創造的綜合。如果把它看成折衷調和，是錯誤的。因此，這種綜合造成了三民主義底完美，它使它又完全又美好，如孫先生所說：「圓滿而無憾」。

三 三民主義底時代性

三民主義爲甚麼有綜合性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許多人都知道三民主義集中外學說之大成，然而却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我以爲提出這個問題而與以解決，在研究三民主義的程序上講來，非常必需，並能使我們得到更深的理解。

要明白三民主義底綜合性，把歐美底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之不能綜合談一談，是有意義的。它可透露這三個主義能在中國綜合起來的原因。

在歐美，一般說來，三民主義是分成三個時代的，不能合成一個。其原因實在是由於那時不僅五洲沒有大通，並且也根本無已行民族主義或民生主義的先進國給它們指示道路，而自然生長性的歷史時代是一個一個來的，因之各時代底主義也無法一次發現，當然不能施以綜合。

其較後發的國家，有已行民族主義的甚至已行民生主義的國家在，使它把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綜合起來。但民族主義沒有獨特的社會內容，而有獨特的社會內容的民生主義，在當時已行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國家還未出現，因此那個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底綜合便缺乏新的意義。其仍非三個主義底綜合，更不待說了。

足見歐美歷史之一般的自然生長性，因而一般的必然過程，是三個主義不能合一，即其

三民主義沒有綜合性而只有獨別性的原因。

中國不然。它處在五洲大道的世界中，有歐美為它先進國。它們已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了，又走上了將行民生主義的時代。用孫先生底話，它們是「國家富強，民權發達」，「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的國家。因此它們已經通過三個時代，提出三個主義了。這是中國所處的環境。

而中國此時却一個主義俱未實現。怎樣辦呢？在基本原則上，後進國是模倣先進國。然而怎樣模倣呢？「向後跟着」嗎？抑「迎頭趕上」呢？依孫先生，中國應該「迎頭趕上」。如果「向後跟着」，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一個一個地來，那末「我們步他們底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迎頭趕上」，其不可避免的過程，在中國也需要時，則可「同時並行」。如此我們便可把三民主義合成一個了。那末我們底三民主義豈不就具有綜合性了嗎？

如此是見三民主義底綜合性是中國歷史底目的意識性所使然的。這個目的意識性雖非必然，甚自覺自由的，然實為歐美歷史必然之反映，亦即中國所處的環境——時代之反映，富有科學性質。如果中國不處在這個時代中，則無此目的意識性可言。

那末，三民主義底綜合性便是時代使然的了，它有不可避免者在。

從所謂時代，如果這是中國底歐美已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將行民生主義的時代，是不

够的。因為這只說明了時間的綜合，而且也有缺漏。很顯然的，它忽視內在的原因，把中國歷史看成純粹外鑠的去了。外鑠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就說是有決定的作用吧，亦非有內在的可能性為之基礎不可。否則，歐美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民生主義與中國歷史有甚麼關係呢？

孫先生主張採用這三個主義時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這是正確的，誰能否認呢？然而這就無異於說中國歷史底現階段等於歐美從前需要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時代了。民生主義呢？「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實行民生主義以預防「方來之大患」，甚為必要。所以三個主義「要為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

從實際觀察起來，孫先生這種見解完全正確。

第二，中國底政權在滿清王朝手裏。滿漢王朝是「異種」政權。「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依照歷史，「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朱元璋與洪秀全是最近的例子。所以滿漢王朝底統治，即為中國處在民族主義時代的證明。

第二，滿清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或君權政治。因此，「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民政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

受冤抑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這不是應該改造的嗎？所以滿清王朝底統治，亦即為中國處在民權主義時代的證明。

第三，在鴉片戰爭後，歐洲底資本主義輸入中國，民間有了新式工業和新式商業。政府中則有很多王公大臣主張振興工商，實行「官辦」。於是民間工商業又得着一種刺激，加速發展起來。自然，這並未使中國底資本主義趕上歐美，反之，倒相差甚遠。「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而已。「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像歐洲今天那樣。因為「民生問題不解決，社會上的貧富總是不平均」。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纔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實行民生主義之為愈。所以資本主義底發生，即為中國處在民生主義時代的證明。

這樣看來，三民主義底時代不單是歐美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底合一，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底合一了。這兩種時代，拋棄任何一種，都不妥當。所以三民主義兼有歐美和中國兩種歷史底時代。

這樣的時代綜合，必然就是地域綜合。從三民主義發生上看，我說它是中國底民族主義、美國底民權主義、歐洲底民生主義之綜合。把這種地域綜合與時代綜合統一起來，豈不是說：民族主義底時代在中國，民權主義底時代在美國，民生主義底時代在歐洲嗎？

確實，說民族主義底時代在中國，毫無問題，這是用不着任何說明的。而且理由還不僅

在滿清王朝底統治一點上呢！「與中會宣言」告訴我們：「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異族。用特集志士以與中，協賢豪而共濟」。這不是中國處於民族主義時代之又一說明嗎？中國需要雙重的民族主義。排滿抗日，去了一個民族革命，又來一個民族革命。然而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不像這樣。前者根本不需流血，後者絕不單獨流血，且為量甚少。惟有民族主義非多次流血大量流血不可，它一成功，二者均不成問題。民族主義支配了中國。

說民權主義底時代在美國，很合孫先生底意思。他雖然談到民權主義，總是以歐美為言。但是實際上，他在到歐洲前十幾年就在檀香山認識了美國底民權主義。而他底民權主義則剛是在美國底民權主義上增加考試監察二權後的東西。很顯然的，美國底民權主義，是民主共和而非君主立憲。對於政府，「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都學美國底辦法」。對於人民，所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歐洲普遍行一權，瑞士行三權，美國除普遍行一權外，「有四分之一底省分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並且「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足見民主共和、三權分立、四權行使，都始於美國。同時又足見歐美底民權主義，以美國為最盛。它是獨立國家，沒有民族主義。它底資本主義後於歐洲，所以民生主義不僅來於歐洲，也不發達。美國是民權主義底國家。

說民生主義底時代在歐洲，同樣正確。十九世紀末年，即孫先生居留歐洲的一八九六至九八年間，正是民生主義發達的時代。它始於十八世紀之末。第一期叫做空想的社會主義；第二期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三期則可叫做行動的社會主義。在第三期中，它流行於歐洲各國，宣傳組織甚為熱鬧。於宣傳，則書報很多；於組織，則除開工會外，有社會黨、勞動黨、社會民主黨等。孫先生居留歐洲之時，適逢此期，所以他感到了「社會革命之運動」。在一九〇五年，他說歐洲「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底話，到一九一七年不就證實了嗎？至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則已過時。縱有極少數國家還是需要，其非時代思潮殊甚顯然。歐洲底問題，確是民生主義。

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為中國底民族主義、美國底民權主義、歐洲底民生主義底綜合，乃是中國底民族主義時代、美國底民權主義時代、歐洲底民生主義時代綜合的結果。地域的或空間的綜合，來自時代的或時間的綜合。於此足見三民主義底時代性之重要了。

實際上，另一種空間的綜合也是時間的綜合。因為那種空間的綜合是表明三民主義為中外學說底綜合，即中國與歐美底學說底綜合；而此則恰與前面所說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是歐美三個時代底合一和中國三個時代底合一那兩種時代論一致。我們可以說，這種中外學說底綜合，以那兩種時代底相應為前提。沒有那兩種時代底相應，這種中外學說底綜合便不可能。

很顯然的，三民主義為中外學說底綜合，乃是說三民主義為中國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與歐美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綜合。如此，這不是以中國底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與歐美底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之相應爲前提嗎？

雖然這種時代在中國是三個合一，在歐美是三個分開，但並不妨害其相應。它底意思，不外於說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是複雜的，有如一例三稜體而已。

如果我們從經濟性質上觀察，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歐美是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在歐美是社會主義的。那末在中國，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一而成的三民主義，便帶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二重性質了，這是很明顯的結論。

資本主義屬於現在，社會主義屬於將來，從社會進化底歷史上說，可以如此斷言。那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二重性質的三民主義，其時代性便是現在與將來底統一了。這不又是很明顯的結論嗎？

到這裏，三民主義所有三種綜合——時間的、空間的、理論的綜合，都已一一說明。而其原因，皆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所使之然。至於三民主義底時代性之複雜，亦很明白，我們已一一分析過了。簡單地重說一句：三民主義屬於三個時代。因爲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底經濟性質相同，所以三民主義屬於現在和將來兩個時代。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如此，三民主義就不僅適用於現在，也適用於將來了。換句話說，三民主義不僅現在需

要，將來也需要。因此，三民主義是我們現在的實際任務，同時又是我們將來的遠大理想。中國有三民主義就夠了。

但是毛澤東不以爲然。他說：「在中國，任何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同時具有現時實際任務與將來遠大理想兩種責任的。並且應該懂得，只有現時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澈底的完成，纔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那個階段去。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產主義。……所謂現在的實際任務，就是三民主義。……所以依毛澤東，要馬克思主義纔不僅現在需要，將來也需要；三民主義則只現在需要，將來是不需要的。理由呢？看他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分開並置於對立地位，在那段話以前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在那段話以後說：「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社會主義」，就可知道。

毛澤東在這裏犯了兩個錯誤。

把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分離，即是說它們絕無相同之點，那就顯然把三民主義看作資本主義了。也只有這樣，纔能說三民主義不是將來的遠大理想。然而這是不合於三民主義的。「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够共產」（孫）。它底創立者孫先生雖曾指明中國不需要階級爭鬥，但他又指明社會主義非馬克思所「發明」；而且又指明那是方法底不同，非目的底不同。所以他肯定「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而從理論和實踐底邏輯上看，民生主義底經營實業，必節制資本，達到「國家產業主義」（孫）。這時，誠如孫先生所說：「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一到大同主義實現，世界一家，民生主義不就是社會主義嗎？

明白這一點，便可知道三民主義使中國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向社會主義了。毛澤東以三民主義爲現在的實際任務，共產主義爲將來的遠大理想那種兩階級論，顯然是要中國底歷史「向後跟着」歐洲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地運行。這是錯誤的。毛澤東不懂得後進國底歷史道路，他應該仔細玩味孫先生如次的幾句話：「發展中國工業，……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然此之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考其時之海程，由歐洲起向西南方，經加拏利島至巴哈馬羣島之聖沙路華打，遶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線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徑，是一未闢之路徑，即不啻如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况。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闢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爲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之六大計畫，爲吾欲建設新中國之總計畫之一部分；然亦皆欲對於中國使資本主義變而爲社會主義」。

凡此，不把三民主義底時代性透露出來了嗎？三民主義底時代性，在內容上，是現在與將來底統一。所以三民主義不能局限於現在的實際任務之中。時間上的現在，固是三民主義

底時代；將來也是三民主義底時代。因此，換成別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是很長的，與別的主義不同。

這不是三民主義底完美之一證明嗎？

四 三民主義底社會性

依我底意見，三民主義底社會性可以從三民主義底時代性上得到說明。一種社會的人口元素，難道不是歷史底產物而處於一定的時代之中嗎？如此，三民主義有甚麼時代性就有甚麼社會性了。

三民主義底時代有三：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換成孫中山先生所常用的另一種術語，即：種族革命（民族革命）時代，政治革命時代，社會革命時代。利於這三種主義或三種革命的人，很顯然是整個民族，全國人民，一切勞苦羣衆。因此，三民主義就以這三種人爲它底社會基礎。換成別的話，三民主義是代表整個民族，全國人民，一切勞苦羣衆的主張；是爲他們謀利益的學說。

如果從經濟性質上看，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屬於資本主義，實際上它們在若干國家也是合而爲一的；社會革命則屬於社會主義，實際上它在歐美各國也是自成一體運動的。因此三民主義底時代有二：資本主義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利於前一個時代的人是有產階級；利於後一個時代的人是無產階級。這樣，三民主義便以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爲社會基礎，而代表着他們兩者的利益了。

把這兩種時代性所決定的社會性，合而觀之，則非常一致。因爲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底

合一即爲民族，即爲人民，而勞苦羣衆便包括在內了。這是很明白的道理，用不着多說。

從三民主義的本身上看，亦復如此。民族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當然代表民族。民權主義要求人民有權，民生主義解決人民生活，當然代表人民。孫先生說：「是在大主義皆基本於民」。因此，他告訴我們：「三民主義底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底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所以三民主義是代表人民的主義。

對的。但是貴族呢？地主豪紳呢？難道他們就不屬於民族嗎？地主豪紳就不屬於人民嗎？三民主義就不代表他們嗎？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在論究三民主義底社會性時，必須予以解決。

貴族是中古的和封建的社會階層；民族是近代的和統一的人口集團。二者各在一個時代，沒有關係。如果把民族底近代性和統一性拋開而純從血統上說，貴族亦自覺其身份和門第不同於平民。他們一貴一賤，各有來源。婚姻不通，禮俗各別，言語互異。這是稍懂社會史者類能言之的，用得着多說嗎？所以貴族不屬於民族。

地主，其土地由特權佔領而來的，是封建的社會階層。他與貴族是統一的，沒有絕對的分別。所以地主中有的貴族底上層，有的是貴族底下層，不會與貴族分離。我們可以說，貴族是就地主底政治地位而言；地主是就貴族底經濟地位而言。當然也有失掉土地的貴族和

失掉爵位的地主。正因這樣，二者可作兩種人看。但無論如何，地主是中古的和封建的，不屬於民族及人民。其商業性的和富農式的地主，則是資本主義的。可以叫做農業的有產階級或鄉村的有產階級，因而屬於有產階級了。

◎豪紳中的豪，乃地主之強梁者；紳則士大夫之流，可說是貴族底下層。因此他們都是中古的和封建的社會階層，與近代的民族和人民無關。

像這樣的一些人，三民主義不惟不代表他們，而且要反對他們。這在民權主義，表現得很明瞭。因為貴族及貴族性的地主豪紳，乃至軍閥官僚，全是封建的特權階級，與人民不一樣。民權主義就以廢除政治特權爭取政治平等為主。所以孫先生明白告訴我們：「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打不平等的。中國在十三年前有皇帝，皇帝之下還有公、侯、伯、子、男許多階級。他們都是高高在上，人民總是處在很低下的地位，那是很不平等的事情。我們主張民權革命，便剷平那些階級，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民權主義是反封建的政治思想，與貴族地主豪紳乃至軍閥官僚不相容。

自然，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也是如此。三民主義根本反對封建。因為封建以特權為主，是不平等的；而三民主義「一概都是從不平等反動生出來的。換一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底主義」。分言之，「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為主，我為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

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的」。那末三民主義底反不平等性就是它底反對封建性了。其反對底程度之劇烈，至於連近代的不平等也反對起來。「民生主義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云云，不是一個證明嗎？

那末三民主義之不代表封建階層，便很顯然了。但是從前的社會主義黨派，竟說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代表地主豪紳，把它底政府看作「地主豪紳資產階級聯盟」。直到前年，還有把國民政府指爲「封建政權」的事。這當然是「抽象地應用」馬克思主義而得出的「洋八股」（毛澤東），荒謬得不近人情！

抗日戰爭是革命戰爭。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僅做了上海、長城和綏東抵抗日戰爭，而且做了全面的和長期的抗日戰爭。以「抗日」爲口號的社會主義黨派，要跟着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走，並要求「合作」。這還的說三民主義代表封建的階層嗎？應該說它是一革命的三民主義了。但只能把地主豪紳底字樣撤消，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則仍須留下。如果三民主義底社會性不限於有產階級，即是說能及於無產階級，那末在三民主義以外與它並立對立的社會主義便沒有人的基礎，不能存在了。所以三民主義只能代表有產階級底利益。

毛澤東深深知道這點，他在「論新民主主義」一書中說：「新民主主義階級與戰後徹底完成民主共和國的階段，都是三民主義底階段，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底階段。」所以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底主義，以民主革命——政治革命爲其歷史任務。

這是一種武斷的見解，全然沒有根據。縱使你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這樣的，民生主義却不這樣。讓我們把孫先生底話徵引一些出來吧。

他說：「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因爲它「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而「分配底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實行的」。「資本主義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以養民爲目的」。要主張民生主義，就須反對資本主義。「有了這種以養民爲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因爲資本主義是不好的制度，所以孫先生把資本家底工廠叫做「血汗店」，並且這樣說：「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爲本分者也。對於人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如此，我們還能說民生主義是代表有產階級的嗎？

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究竟是甚麼呢？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又說：「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求衆人能够共產」。這些話，在國民黨改組時代說得很多。但並非應付之詞，而是由衷之言，合於他從來的主張。這只要把改組前十三年底「社會主義底分析」，「社會革命談」，「要實行社會革命」，和改組前二

十年底「民報發刊詞」、「中國前途問題」那篇文章四個講演看一一下，便可明白。而從實踐的邏輯上看，國營實業一施行，便要節制私人資本，造成孫先生所說的「國家產業主義」。而到那時，所謂「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一語，亦必然實現。如此，我們又還能說民生主義是代表有產階級的嗎？

反之，我們倒有充分的理由說民生主義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呢！這一點，只要毛澤東不改變他底邏輯，就非承認不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代表無產階級的理由，就是民生主義代表無產階級的說明。

而且，不僅民生主義爲然，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亦然。蘇聯那個無產階級國家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即「一國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主張「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濟弱扶傾」，不是民族主義能代表無產階級的證明嗎？它之宣布新憲法，不言專政而高調民主，並自儕於民主國家之列，不是民權主義能代表無產階級的證明嗎？

這樣，毛澤東把三民主義看成有產階級底主義，還不是一種武斷嗎？豈止武斷，簡直是一種栽誣。

必須知道，中國今天底社會情形，完全如孫先生所說：「實業尙未發達」，「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而已。這就是說，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定未明瞭；這在毛澤東亦不能否認。因爲他們肯定中國底經濟

是「半封建」的，而所幹的階級爭鬥，屬於土地革命，不屬於社會革命。

就從土地革命的階級爭鬥看來，亦是人工的製造。在從前江西「蘇區」底分田運動中，有些地方根本「錯誤地分析階級成分，把地主當富農，富農當中農」（毛澤東）；有些地方則又把「富農當做地主，全部沒收了他底家產」（同）。所以分田又查田，弄不清楚。於是只好把「階級成分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同）。但總須有一個標準纔行。結果由「政府」用法令來規定。這只要把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蘇維埃中央政府」頒布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底決定」一看，便知其所謂階級全屬獨斷的人工製造了。毛澤東是主持其事者，現在想必尙能記憶。

情形既然像這樣，即是說階級分化未明瞭，我們怎能說三民主義代表某某階級和不代表某某階級呢？如果社會構成決定學說性質之原則是對的，那末三民主義便不屬於那一階級，它根本沒有階級性。因此它底社會基礎是全國人民，除了殘存的貴族地主豪紳乃至軍閥官僚外，它都總能够代表其意識和利益。

也許毛澤東或其同志在這裏要說：中國現在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將來必然發達，必然明瞭；那時首先支配歷史的是有產階級；處於這種時代中的三民主義，自非爲有產階級服務不可；階級是矛盾的，代表有產階級的主義即不能代表無產階級；於此足見三民主義之代表有產階級乃就客觀的事實而言，就歷史的使命而言，與三民主義本身無關。

這要假定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纔行。然而中國底道路必然是民生主義。我底「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對此有詳細的說明。在資本主義未發達時就國營實業，節制資本，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未明瞭的階級分化根本消滅。這就是說：小貧在由國營實業而節制資本而造成國家產業主義的過程中死亡了，大貧也就不成其爲大貧。沒有有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由國家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大同主義一實現就成功了。社會主義到來後，階級分化永無可能，這是一定的。是見中國底社會構成現在是人民，將來也是人民。

中國底歷史，並不像歐洲歷史那樣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它將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作爲社會主義之基礎的，是國家產業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而非歐洲之私人產業主義或私人資本主義。因此在過渡期間根本不需要階級爭鬥。這是中國歷史底發展法則，異於歐洲的特殊道路。所以高談三民主義底階級性，如現在毛澤東等之說它代表有產階級，過去陳公博等之說它代表工農小市民，都是一種「洋八股」或「教條主義」（毛澤東）底濫調。

有不代表階級的思想嗎？有不代表階級的主義嗎？有。原始共產時代和將來共產時代底思想與主義，便不代表任何階級。那是無階級的社會，現在是有階級的社會呀！不錯。你知道對立物互相滲透的道理和事實否？因此，在有階級的社會之中可以有無階級的社會。放下機械論，就可以明白中國現在和將來是無階級的社會；三民主義現在和將來是無階級性的思

想。

承認。但是人民，尤其民族，乃至勞苦羣衆，總覺得有些廣泛，不實在，因之也就不科學了，還是階級好一點。這裏，我忍不住要問：無階級社會不存在嗎？原始共產時代底社會是由虛無構成的嗎？眼前很顯然的，參加抗戰的全國人民和抵抗日本的中華民族，是確確實實地有的，存在的，真實的。誰否認他，誰就否認事實。須知，如果民族廣泛，則國際（國際主義底國際）更廣泛；如果人民不實在，階級亦未必實在。把構成階級的個人與階級比，要個人纔是特殊的，具體的，階級不過一般的抽象的概念而已。

總之，三民主義底社會性，倒不因其代表人民而欠完美，反之，却因其不代表階級而特別完美。它有真實的和廣大的社會基礎；它合於中國底社會情形及其特殊的發展法則。所以三民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說來，在其代表的社會構成問題上，是可驕傲的。

三民主義之完竣

五 三民主義底革命性

三民主義是革命主義，所以它底革命性甚爲豐富。這只要我們把它底時代性和社會性一看，便可明白。

爲甚麼呢？革命是推動歷史創造歷史的運動。有時代性的主義，就能完盡此種推動創造底任務。而這是需要人力的，尤非有歷史使命的人不可。所以代表這種人的利益是必要的條件。三民主義既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便具有革命性了。從而它底革命性之在它底時代性和社會性中，也就十分顯然。

現在請從時代性說起。

在民族主義時代，所以產生民族主義，乃由民族壓迫而起。有的民族是壓迫者，有的民族是被壓迫者，彼此不平等。被壓迫民族在這種情形中意識到了自己是一個民族，遂團結起來，向壓迫者鬥爭，要求自由平等，這就叫做民族主義。如果同時並處的各民族，從來就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分，彼來是平等的，那不獨民族鬥爭無由發生，就是民族意識和民族團體亦不必要了。

所以孫中山先生常說這一類話：「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他並舉例以說明這個道

理。「如滿清專政，彼爲主，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所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底政權」。在辛亥時代，「民族革命底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底國，主我們底政，定要撲滅他底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民族革命底大要如此」（孫）。

那末，民族主義就是民族革命了。反之，民族革命也就是民族主義，二者完全相同。我們可以說，民族主義是民族革命底理論形態；民族革命是民族主義底實踐形態。分別亦只是如此。所以民族主義根本是革命主義，其具有革命性則無待於說了。而在實際上，它推翻民族壓迫，實現民族解放，要求民族平等，有進步底意義。至其打破舊時代，創造新時代，使歷史向前進展，是很明顯的事情。

在民權主義時代，爲甚麼有民權主義的原因，就在於君權壓迫。當時只有君主及貴族纔能掌握政權，一般人民或平民則不能掌握。政治上階級分明，完全是不平等的。結果，在上者「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孫）。如果向來政治平等，沒有專制之存在，民權主義便不會有了。所以君權是民權之母，二者相反而實相生。

因此，民權主義是引導人民反對君主的思想，目的在消滅政治上的不平等。孫先生一則說：「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再則說：「對國內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

三則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凡此種種解釋，皆不僅是爲了通俗，而實具有深意。請看這番話吧：「由君主政治；變爲憲法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當國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所以「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底根本」。

到這裏，民權主義與政治革命底關係便明白了。民權主義是政治革命底理論形態；政治革命是民權主義底實踐形態，二者原本一致。那末民權主義就是政治的革命主義了，它底革命性甚爲顯然。至於因此而推翻君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治，達到政治上的平等，又因此而使歷史由君權到民權，另劃一個時代，都很富有進步意義，無待多說。

在民生主義時代，發生民生主義的原因是貧富懸殊。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一顧及者。予遊歐美，見其經濟岌岌危殆之狀，彼智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比較歐美雖異，而貧富不均之現象必與日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可見民生主義起於財富上的不平等。確實，「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孫）。但不管怎樣，民生主義總如孫先生所說：「是對富人打不平的」

；「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民生主義底目的，「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為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驅，陷於痛苦。……社會革命勢不能免」。

所謂社會革命，在孫先生則以為英美難而中國易，英美「或須用武力」，中國「則不必用武力」。因為民生主義可預防貧富懸殊，達到分配平等。「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末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孫）。實則國營實業之作用尤為巨大，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革命。實行了民生主義，即實行了社會革命。二者有一致的作用。那末民生主義，便是具有革命性的主義了。它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時代，大家「共有共治共享」。因此中國歷史由封建主義跳躍資本主義而直達社會主義，造成了一個展足的進步。

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是三民主義底革命性之一源泉。

從社會性方面看來，亦復如此。

在民族主義時代，民族是天之驕子，有一種神聖性存在。那時底民族，是一個新興的勢力。它在消極方面，要否定封建國家；在積極方面，要創造民族國家，所以它具有歷史使命，因此民族在這裏是一個革命的勢力。

而在被壓迫民族，則不僅如此。他底要求是多數人底要求；他底運動是被壓迫者底運動。多數被壓迫者運動還不是革命的運動嗎？無疑地是。

那末代表此種民族的民族主義，便是革命底旗子了。孫先生底民族主義，剛屬於這樣的民族——中國民族。所以民族主義是革命的主義，其有革命性待乎說嗎？

在民權主義時代，人民或平民是一種推動歷史的力量，因為政治進化是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君權以君主為其實行者；民權以人民為其實行者。所以在民權到來的時代，人民是它底動力，有創造歷史的作用。換一句話，人民是推翻君權建立民權的革命勢力。

同時，他又又是被壓迫者，為數很多。孫先生說：「在本國裏面，……特種階級底專制，如皇帝貴族，高高在上，人民伏在他們下面，動也動不得」。由此壓迫而生的「反動」，即「平民對於有權勢的人的反抗，便是民權革命」(孫)。所以就這裏說來，人民也是革命的勢力。

那末，代表這種革命勢力的民權主義，其為革命主義便可想而知了。它是反抗特權階級的旗子，有解放平民的作用，所以它具有革命性。

在民生主義時代，工人、農民及一切勞苦羣衆，都有一種歷史底任務。就在中國，如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實行，都有賴於他們底努力。這種努力，雖與歐美有別，即不採取階級爭鬥底方式；然其加緊生產，如蘇聯今日工農之從事建設，實為民生主義所不可少。如此，他們在經濟上，因而在歷史上，有創造新制度的革命作用。

而他們在工業革命後「便受很大的痛苦」(孫)。於人數說來，亦為量甚多。他們「要

求社會上機會平均，貧富相均，便是民生革命」（孫）。所以他們是革命的力量。

民生主義剛剛有利於他們，所以民生主義是革命的主義。孫先生說：「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獨佔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貴耳」。所以民生主義是「爲貧富不均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孫）的主義。這不是民生主義有利於勞苦羣衆因而具有革命性的證明嗎？

三民主義底社會性是三民主義底革命性之又一源泉。

但是三民主義底革命性不限於此，還有一種源泉在。那就是三民主義底理論，即可名爲它底理論性或邏輯性者。

請從民族主義說起。

民族主義底第一原則，是本國民族自求解放。把它應用於中國，在辛亥革命時代，要反對滿清王朝；在國民革命時代，要反對帝國主義；在抗日戰爭時代，要反對日本侵略。而這一切，有一種反對沒有革命意義了否，全部有革命意義。依孫先生說，它們全都是民族革命或國民革命（這兩個名詞，在一紙中山遺書中可隨處可見）。

民族主義底第二原則，是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作了適當的解決，國內各民族就沒有了。此外第三原則，如聯合弱小民族等，實是扶傾濟危應道，完成大同世界一家，都表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第一「勞永逸」（孫）的民族主義，非常徹底。

而這四個原則，對於歐洲從前的民族主義之由自衛轉變為侵略說來，是一偉大的革命，民族主義史中的革命。從而三民主義底民族主義之革命性，亦因此更見充實，更爲貫徹。

當然，在孫先生講演民族主義時，曾主張恢復民族自信、恢復民族地位、恢復民族道德、民族智識、民族能力，好像他底理論帶有復古性質。在中國今天一切低落並因而受人侵略、淪爲「次殖民地」之時，主張恢復過去之光榮隆盛，把中國從低落中，從「次殖民地」中振拔出來，正是一種革命的主張。文藝復興不是以在中世紀之末恢復古希臘學術思想而成爲一個文藝革命嗎？我們不要因形式而忽略內容！

次談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底第一原則是人民政權。孫先生說：「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二千年來君主政權被否定了，這當然是「一個革命」。還要知道，一般民權國家底人民政權，由限制選舉推出代表人來組成它和行使它，民權主義則主張普通選舉，廢除財產限制。同時它除選舉權外，有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因此它注重直接民權，不像一般民權國家那樣以間接民權爲止境。如果普通選舉和直接民權表現了民權主義底徹底性，那末，它們同樣也是民權主義底革命性之表現。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民權主義底第二原則是民主共和。從反方面說，它不主張君主立憲。孫先生說：「民爲

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大總統由國民共舉」，是公僕而非主人。所以民權主義以民主共和國為人民政權底形態。這對於君主專制國講來，是一大革命。中國秦始皇以來的君主專制之局被否定了。

民權主義底第三原則是五權憲法。孫先生說：「以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但歐美所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之制，已有流弊，「而中國加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政治法律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這種法治，對於從來的德治人治說來，不又是一大革命嗎？

民權主義底第四原則是地方自治。地方是國家底基礎；地方自治是民權國家底基礎。孫先生十分看重地方自治。他說：「今建中華民國，……必築地盤於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所以「地方自治為建國基礎」。我們當「速從地方自治以立民國萬年有道之基」。的確，只有地方自治辦好了，民權纔能有真正的實現和鞏固的保障。否則便像築屋於散沙之上，是不可靠的。所以地方自治是民權主義底澈底性之一。民權主義底澈底性就是民權主義底革命性，而且是其豐富底表現呢！

最後談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底第一原則是節制資本，要使中國走民生主義底道路，就須使中國不走資本主義底道路。如此，便有限制資本主義之必要。這在資本主義未發達的時候，限制是可能的。

怎樣限制呢？「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孫）。節制資本在歐美以資本主義爲革命對象的時候有革命作用。因此民生主義底革命性便得着具體的說明了。

民生主義底第二原則是平均地權。中國「沒有大資本家」，「沒有大地主」，「但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底影響，地主便變成了富翁，和歐美底資本家一樣」（孫）。所以要節制資本，就須平均地權，實行照價收稅和照價收買以及漲價歸公等辦法。而這樣一來，土地制度便發生了革命的變化，那末民生主義便有一種革命性了。

民生主義底第三原則是國營實業。要真能節制資本，還須將大工業和有壟斷性的工業劃給國家經營，以「製造國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孫）。到國家資本大於私人資本時，自然予它以節制；同時又能代它而起發展生產，實現大生產制度。所以國營實業對於私營實業有革命意義。於是民生主義底革命性便又得着一種具體的說明了。

民生主義底第四原則是機械生產。要實行國營實業，非實行機械生產不可；否則國營實業便成了一句空話。所以孫先生在「實業計畫」中特別主張各種實業部門底機械化。中國應該「廢手工采機器」（孫）。這顯然是主張工業革命。那末機械生產底革命性，從而民生主義底革命性，不大白於世了嗎？

民生主義底第五原則是計畫經濟。要實行國營實業，便可實行計畫經濟，而且有其必要，這是「實業計畫」之所由作。此書在實行時雖可有亦必有多小變動；然其原則乃是計畫經

濟之創始，有不朽的價值。對於無政府生產或自由經濟講來，是一個革命。民生主義底革命性在這裏亦增加了一重。

總之，民生主義在積極方面，實行國營實業，因而實行機械生產和計畫經濟底結果，自能在消極方面達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底成功，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它底「打破資本制度」和「要衆人能享共產」底目的（孫），必然實現。這樣，民生主義一面打破資本主義，一面達成社會主義，還不是革命的思想嗎？它是革命的思想，有充分的革命性。

三民主義底理論性是三民主義底革命性之一源泉。

既然三民主義底時代性、社會性、理論性都給它產生革命性，那它就不僅有革命性了，而且有豐富的革命性，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這裏，我們還須注意，三民主義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構成；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各有其獨特的革命任務，如孫先生所常說的民族革命（或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或經濟革命），或如他在一個地方所說的民族主義的革命、民權主義的革命、民生主義的革命。那末三民主義便是三種革命主義底綜合，具有三種革命任務了。任何主義，例如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只有一種革命任務，三民主義比它們則多有兩種，所以三民主義是革命性最豐富的主義。

自然，在一切主義中，有以革命性為最高原則的，也有以社會主義為最高原則的。在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在歷史上與它相同。我對於這點，有很多的研究。因此三民主義不僅有最豐富的革命性，而且有最徹底和最高度的革命性。

凡此，不都表明了三民主義之完美嗎？

二見主義之完美

五二

六 三民主義底科學性

曠觀歷史，不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凡有革命性的主張都有科學性。因為從智識底觀點說來，革命是以新的真理代替舊的真理的運動。如果新的真理不比舊的真理具有更多的科學性，舊的真理不因此而失掉科學性，那代替關係便無從發生，因為新的真理沒有推翻舊的真理的力量了。

所以三民主義底革命性是三民主義具有科學性的證明。

然而欲知三民主義底科學性究竟為何，却非從三民主義本身上加以考察不可。

讓我們先把科學性底意義解說一下。

科學所研究的東西，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因為它底理論亦為具體的事實之說明，非常可靠。所以科學性是一種具體性。何謂具體性？從字義言之，乃具有形體而非抽象之謂；從意思言之，乃實際存在而非虛無之謂。所以科學意味着真實，亦可說是實在底代名詞。那末三民主義底科學性，便不啻說三民主義是實在的，並非子虛烏有之談了。

現在就根據這點，提出證明。

第一，三民主義以民為主，所謂民族民權民生不都沒有離開民嗎？孫先生說：「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足見民是三民主義底基礎，沒有民便沒有三民主義。而民則第一是人

類，乃動物之一種，當然是實有的東西；第二是人民，屬於一定的歷史時代和社會生活，因爲是特殊的即具體的東西。前一意義，甚爲明白。後一意義，只要知道與封建貴族對待而言的平民，和與近代國家對待而言的國民，便可知道他是一定的社會構成而非泛泛的人類或人口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民族也同於此，不惟不是泛泛的人類，而且不是較特定的人種，它比人種更具體，即是說更爲實在。它成於某些條件，出現於某種時代，因而是一定的歷史產物。民權是此民族內的個人依照一種制度做出選舉、創制、複決、罷免等行爲，因而掌有國家政權的現象。在歷史上，屬於君權以後的時代，不是從來就有的。民生是人民底生活，即享有此民權者發生了生活問題而後纔有的。因而它出現在工業革命以後，大家因分配不均起了貧富分化的社會狀況之中。凡此，孫先生都是說得很明白的，一看「三民主義」即可知道。其特殊性，因而其具體性，非常顯然。

第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之在中國，亦屬事實。二百多年的滿清王朝之統治，將近百年的帝國主義之侵略，七八年來的日本強盜之進攻，不是民族問題業已提出的證明嗎？二千多年的君主政治之專制，十幾年來的北洋軍閥之橫暴，又十幾年的地方政權之割據，不是民權問題業已提出的證明嗎？歐美底資本主義之弊害及其社會革命之紛擾，中國底預防資本主義弊害之必要，及其避免社會革命紛擾之希望，不是民生問題業已提出的證明嗎？誠然。

那末民族問題、民族主義、民主國之非空虛廣泛，便已明瞭。它固是實在的具體的問題。這樣，具體的民族，具體的民族，民權，民生；具體的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便把三民主義底具體性表現得很顯然了。因此我們可說，三民主義是具體的事實之說明。或者換成別的話，三民主義是客觀實際底反映，它不是單純的主觀理想，具有充分的實證性。具體的就是實在的，因而就是科學的，那末，三民主義底具體性即為三民主義底科學性之一種說明了。誠然如此。

但是，三民主義底科學性還不限於這點。

必須知道，科學底研究在於闡明必然關係。此必然關係藏在事實裏面而為其發展底法則。如果科學研究僅以實在的具體事實為滿足，那是會要限於表面的現象，不能深入其內在的必然性的。這便只有敘述科學，沒有說明科學了。而科學底進步，是由敘述階段而說明階段，所以三民主義底科學性，還應該要三民主義是事實底必然性之說明，然後纔充分。

這裏，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三民主義乃我們底時代任務之一點。中國既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就須予以解決。這是邏輯的結論，人人俱可同意。如此，三民主義便是我們必須完盡的任務了。難道解決民族問題可以不用民族主義，解決民權問題可以不用民權主義，解決民生問題可以不用民生主義嗎？既然要用，那末這三個問題就是實行三民主義了。

而且要注意的，即這三個問題同時提出之一點。雖然滿清王朝底統治有二百多年，君主

政治底存在有二千多年，但自鴉片戰爭以後的好幾十年中，特別在孫先生出世的時代，却成了問題，非解決不可。而且那時集了三個問題底大成，非一齊解決不可。於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同時並行」（孫），就成爲定局了。

中國，從鴉片戰爭到現在這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中，成爲任務的就是實現三民主義。只有這樣，民族纔能獨立，民權纔能伸張，民生纔能美滿，否則中國民族便無生存發展可言了。民族主義不實現，中國民族被滅亡，怎樣生存呢？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實現，中國就不能由封建到近代，並由近代向未來理想社會而趨。又怎能談得上發展？所以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底生存發展之道。

因此，三民主義之爲歷史所要求的時代任務，便很明顯。它是發展所必需，不然，歷史便中止了。只有實現了它，中國纔有歷史。纔有歷史底發展，換句話說，歷史纔運行得下去。所以三民主義是中國底歷史法則。

我在好些地方，尤其在一「三民主義底創造性」一篇內，曾經很詳明地說過，歐美底歷史法則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生主義，分成三個時期，經過三次革命；中國底歷史法則是合三個主義爲一，同時實行，因而是合成一個時期，只須一次革命的。因此，我曾肯定孫先生是中國歷史法則底發現者，在一「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一書中，估計他這發現底價值。

現在讓我再將三民主義底一次革，而同時實行底性質論究一下吧。

三民主義當然是三個主義，有可分性和個別性的。民族主義所以解決民族問題，民權主義所以解決民權問題，民生主義所以解決民生問題。何等明白！但這三個問題出現於一個時代，所以其本身雖分，却非同時並行不可。時代把他們統一起來了。

而在別一方面，三民主義却又是一個主義。有不可分性和整體性。如果單有民族主義而無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缺乏內容，失之空洞。難道實行民族主義的民族，沒有政治經濟的制度，且不須從政治經濟上來充實其實行力量嗎？如果單有民權主義而無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便缺乏形式或範圍，失掉基礎。難道實行民權主義的民，沒有成族，且無須獨立，同時又沒有生活，更不必以生活問題底解決來支持民權發揚民權嗎？如果單有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便不僅缺乏範圍，也缺乏內部的管理或組織。難道實行民生主義可以不從民族起並不通過民族形式。且可一開始並絕對是採取無政府之方式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胡漢民先生底三民主義連環論很有理由。惟其連環，所以纔不可分，而成一整個的主義。

所以，三民主義，不論從它底時代說也吧，或從它底理論說也吧，都是必然的，非同時實行一齊實行不可。雖然所謂同時或一齊，不是絕無先後絕無主從的意思，但那是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時代中的，不能因先後因主從而引起像歐美那樣的三個時代之劃分。

三民主義底必然性，是三民主義底科學性之所在。科學底法則是事實底必然關係之歸納

，所以它自身有如定律，不可變更或違背。三民主義亦復如此。它是中國底歷史發展之認識，所以它自身就是一個法則，有一定的和必須遵守的力量。反對它甚至打倒它多年的各種黨派，現在一致崇奉，有的且公開宣言「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不就是它底法則性之表現嗎？

但是，三民主義底科學性還不止於此。

凡是科學底道理，都是可實踐的。換句話說，它不是紙上空談，可以做出來給你看。由事實產生的理論，又能產生事實。這種復歸於事實的現象，乃是理論產生自事實的證明，即理論是否真實的證明。所以實踐是判別真偽的標準。三民主義既是科學的，便應該是可實踐的。不然，它便與神學玄學相同，又何科學之有？

所以在我們闡明三民主義底科學性時，必須闡明三民主義底實踐性；而且要從它底實踐性上來證明它底科學性。這是十分必需的。

談到主義底實踐，須有一定的人纔行。盧森堡以爲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的貢獻，在於發現工人階級的確，社會主義在空想時代是沒有一定的人去實行它的。如此，社會主義便沒有實踐性了，當然成爲空想。那末三民主義要是科學的，就須有一定的人。有沒有呢？有，它底社會性便給我們作了一個肯定的答覆。具體說來，那就是民族、人民、勞苦羣衆。

這些人，在機械的階級爭鬥論者，不會承認其爲三民主義底實踐性之證明。因爲他們覺

得民族。人民、羣衆太廣泛，因而失之抽象，不及階級具體。那末，他們今天所叫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全民抗戰」，乃至宣傳組織領導的「羣衆」，不都落空了嗎？否，他們不承認落空，反倒是最實際的事情。因此，實行三民主義的人，不止衆多，而且可靠。進一步說，這些人中的覺悟份子，還自三民主義成立之時就已組織成黨，來爲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黨底名稱雖然隨時不同，在最初叫做興中會，在以後叫做同盟會，其爲國民黨底前身則一，因而可作國民黨看。自從有了這個黨後，實行三民主義的民族、人民及羣衆，便有了核心，有了指導者，可以作有組織有計劃的實行了。

這個黨，在長期的工作過程中，雖時或呈出疲勞之象，然領導地位底保持，革新運動底頻迭，證明它始終是有力量的戰鬥團體。在它被若干人甚至被它自己底某些黨員視爲無力時，却反而領導了空前巨大的抗戰建國運動。它使中國抵抗強暴日寇到三年之久，而且愈戰愈強，非堅持到底以達於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境地不止。這種強力和決心，感召了全國各界，一致擁護它。因此，它真正而且空前地成爲實行三民主義的核心和指導者。

還要明白的，就是這種實行不是凌亂的和隨便的，而有其一定的計劃和步驟。這不僅在說國民黨有關於實行三民主義的綱領和決議，特別要注意的，是它有關於實行三民主義的整個方案。

這是很重要的，爲三民主義底實踐性之一所在。然而三民主義底創立者早就注意到了。

他在創立三民主義之中，提出實際辦法和實際方案。語其深，爲主義，爲哲學；語其淺，爲方略，爲計劃；語其大，爲國家；語其小，爲地方，爲個人。舉例說來，「孫文學說」與「實業計畫」，「大同世界」與「地方自治」，不就像這樣嗎？所以他底繼承者蔣委員長說：「他底理想越是高遠，步驟越是切實」。

很對。他底方案，條理清楚，步驟分明。從全般說來，「建國大綱」有很大的重要性。它不僅完全，而且簡短，把三民主義變成易知易行的東西去了。從小處說來，「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是很基本的方案。它列舉各事，加以解說，並且也富有包括性，爲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一種具體化。從部份說來，「實業計畫」有特殊的偉大價值。但它却是最實際的科學著作，爲民生主義底實踐方案。看了這些，便可知三民主義不僅是抽象原則，也是具體方案，乃由理想與實際所構成。因而它底理想是實際的理想；它底實際是理想的實際。

凡此種種，不都把三民主義底實踐性作了透切的說明嗎？誠然。而且正因爲這樣，中國底革命史變成了三民主義底實踐史。這一點，關係重要，必須解說幾句。

辛亥革命是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運動，固然是實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運動。癸丑之役和討袁之役，皆以反對袁世凱背叛民國改行帝制爲主，當然也是實行民權主義的戰爭。護法之役在反對北洋軍閥之破壞約法，不又很明顯地是爲民權主義而戰嗎？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爲口號，其屬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是無可懷疑的事情。統一戰爭在

消滅了地方割據，便於實行民權和改善民生講求，根本是爲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開闢來路的運動。抗日戰爭之爲民族主義，在抗戰中建國之需要三民主義，還有待於說明嗎？而這一切，就構成了中國革命史。那末中國革命史怎不是三民主義底實踐史呢？

不僅這樣。辛亥革命、癸丑革命、討袁戰爭、護法戰爭、國民革命、統一戰爭、抗日戰爭，全都合中國需要。誰否認這點，誰就在爲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帝國主義、割據勢力，日本強盜當辯護人。而且它們不止合中國需要，全都有相當成功。王朝推翻，民國成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退讓，割據消滅，抗戰必勝，不是很好的證明嗎？那末三民主義合需要，行得通，便成定論了。

這樣，三民主義底實踐性就有事實作根據。換句話說，實踐三民主義的經過告訴我們：三民主義是可實踐的，並非空談。這就是說，三民主義底道理經得試驗。因此，三民主義底道理是真實的。簡單地說，三民主義是真理。它底真理性與科學同。科學可實踐，三民主義亦可實踐。所以三民主義是具有科學性的主義。

三民主義所根據的事實是社會現象、所謂民、民族民權民生、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時代任務、歷史要求、人民、政黨、無不屬於社會現象。實踐三民主義的經過爲革命和戰爭，並積累而成歷史，亦皆屬於社會現象。因此，三民主義底科學性把三民主義列入於社會科學之中。民族主義屬於民族學；民權主義屬於政治學；民生主義屬於經濟學和社會學。

而且我們還可以三民主義爲原則，成立三民主義的社會科學。

從智識由宗教而哲學而科學的進化看來，科學最正確因而最完美，這是天經地義。那末三民主義底科學性，就是三民主義底完美性了。的確，它是一種完美的主義。

七 三民主義底哲學性

在科學昌明時代，思想必須是科學的，纔有真理性，否則是空想，有如夢囈。因此社會主義有了科學的與空想的之分。三民主義之創立比社會主義後，所以一開始就走上了科學階段。「三民主義底科學性」那篇，目的就在指出三民主義所以為科學的思想之所在。

當科學支配思想界時，哲學大受其影響，它起了非常的變化。其玄想底性質完全消滅，實證底性質則特別增加。無論是本體問題、宇宙問題、人生問題、認識問題，哲學家都不自作聰明，憑空設想，而概取材於科學。哲學底任務就是綜合科學底結論使成體系，俾我們對世界有整個的說明，如此而已。但這樣，哲學底方法如思維、推理、批判等仍舊存在，它底邏輯性也同樣存在。其異於從前的，則在舊哲學為玄想的，獨立探究世界底生成進化；新哲學為實證的，依附科學以求世界底整個說明。

明白這點，可知思想底科學化在於思想底實證性之加強，其邏輯性和體系性則並未消失。三民主義是一種思想，它底實證性並不掩蓋它底邏輯性。因此它不僅具有科學性，亦具有哲學性。我們在論究了它底科學性後，有論究它底哲學性的必要。

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地說，三民主義是哲學。從其為思想上說，三民主義具有邏輯性，因而具有體系性和派別性，乃至哲學所有的綜合性。那怎不是哲學呢？而且所謂主義，根本

是哲學底術語。科學內只有公理、定理、法則、理論，沒有主義，但在哲學內則全是主義，通常所謂論，如物質論、觀念論、經驗論、理性論、一元論、多元論等，乃是主義之一種，翻譯，全可寫成物質主義、觀念主義、經驗主義、理性主義、一元主義、多元主義等。三民主義是一種主義，所以屬於哲學，就是哲學。

我們知道，哲學有宇宙論、人生論、認識論三個部門。可以自成一個部門的本體論，實爲宇宙論底一部分，所以在我們採用三分法時，當然把它併入宇宙論了。如是，便可明白宇宙論是自然觀，人生論是社會觀，認識論是思維觀，相當於科學中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三大類別。現象只有自然、社會、思維三種，以此來分哲學爲三個部門，是很對的。三民主義屬於那部門呢？很明白的，屬於人生論。這與它在科學中屬於社會科學是相當相對的。

因此三民主義就是人生論或社會觀了。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人生哲學或社會哲學。這話很對。相信三民主義的人，以三民主義爲目的，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其思想行動都是三民主義的。他底理想社會是三民主義的社會，在經濟方面主張三民主義的經濟，在政治方面主張三民主義的政治，在教育方面主張三民主義的教育，在文化方面主張三民主義的文化。因此，人生就是爲了三民主義，應該寢饋其中，不可須臾離。這不把三民主義之爲一種人生觀，表現得很明白嗎？說中國需要三民主義，或說三民主義合於中國需要，就是說，中國人

個個都應該以三民主義作人生觀。只有這樣，中國纔能生存發展。這便無異說，中國人要有三民主義纔生活得下去。個個都把他底人生交給三民主義，中國便好了。這不又把三民主義之爲一種人生觀，表現得很明白嗎？所以三民主義是人生哲學。

然而一般人多不知道這點，就是三民主義者亦多不知道這點。因此，中國儘管需要三民主義，而在人生觀論戰中和哲學論戰中，俱看不到三民主義底影子。至於信奉三民主義即決定以三民主義爲人生觀後，又去欣羨其它主義和追逐其它主義的人，爲數不少。哲學在生活上的作用是安身立命，給人生以嚮導。那末指明三民主義是人生哲學，便很重要了。這可以提高它底地位，使學者以學視它；鞏固人底信仰，使人們歸依於它。

這還有另一個作用，凡屬哲學，都是抽象的、一般的，因而是原則，可以應用於思維活動。主義當然如此。一個主義就是一個抽象的一般的原則，有方法作用。這就是說，它可作觀察事物研究問題的觀點。哲學底邏輯性和體系性，即表現於此。作爲人生哲學的三民主義，當然不能例外。但因爲人不把它看作哲學的緣故，到現在它竟沒有形成觀點。三民主義的經濟學，三民主義的政治學，三民主義的教育學，三民主義的社會學，三民主義的歷史學，……之未成立，即是一個證明。我們承認三民主義是哲學——人生哲學，便可補此缺陷。用三民主義的觀點去看一切，至少是社會範圍內的一切，便成爲應該了。

此外還要知道，過去因爲三民主義沒有觀點作用，它底邏輯性便不能展開，因而它底體

系性和派別性都不顯著。結果，三民主義底陣營混亂了，它與別的主義好像沒有分別似的。在忠實的三民主義者所編刊物上登出若干非三民主義甚至反三民主義的文章，就是一個證明。這裏，我覺得他們固不僅沒有三民主義的觀點，其不能分辨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底界限，却有很大的關係。現在我們說三民主義是哲學——人生哲學，便大可展開它底邏輯，應用它底邏輯，而發揮其體系性和派別性了。這在嚴整三民主義底陣營上，非常重要。

爲明白起見，有把邏輯性、體系性、派別性加以解釋的必要。三民主義必具備此數者而後纔有哲學性可言。它既是哲學，不問屬於何種部門，都應具備此數者。然而此數者在三民主義中究作何解，實在是一個問題。

邏輯是推論底基礎和應用底基礎，完全是抽象的東西。而世之談三民主義者，對於民族主義則只以「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和「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爲言；對於民權主義則只以「民四權和政府五權爲言」；對於民生主義則只以「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爲言」。這是具體的辦法，不能據以推論和用於考察。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分成抽象的和具體的兩部分，說民族、民權、民生是抽象的原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和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四權和政府五權、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具體的方法，那就對了。確實，具體的辦法只是達到抽象原則的實踐手段，可多可少。我們又可以說那是由抽象原則推論出來的。說到這裏，三民主義底邏輯便是抽象的民族民權民生之概念或原則了。只有這樣，三民主義纔有推論

底起點和應用底本體。於是三民主義的觀點便出現了。

所謂體系，在哲學上，乃邏輯之展開，即由一個邏輯所構成之廣大的和雜多的一貫理論。它意味着完整，不是片斷；圓滿，沒有缺陷；自足，無求於外；融貫，不相矛盾。三民主義底體系性，亦復如此。所有民族主義底內容，是合乎民族原則而形成一個體系的。所有民權主義底內容，是合乎民權原則而形成一個體系的。所有民生主義底內容，是合乎民生原則而形成一個體系的。像這樣的體系，始終自然存在孫先生底著作之中，還有很好的「概論」一類書來作明白正確的敘述。然而誰也不能因此就否認三民主義底體系性之存在。

所謂派別，凡是有邏輯成體系的思想，都不能免。因為邏輯和體系都要排除不相容的東西，而在定立自己上又創立一說，自有邏輯，自成體系，所以派別便發生了。而且不說這一切，只要談及主義就可明白。主義根本是派別性的，你可用你底主義去否認他底主義，高調真理底唯一性；他亦可用他底主義去否認你底主義，高調真理底唯一性。這在局外人看來，乃至在客觀事實上，顯然有兩個派別存在，所以派別性是主義底特色。三民主義亦不能外此。只是過去因未發揮它底邏輯性和體系性，不甚顯著就是了。因此有些人反以博大作包羅萬象解，這未免失之廣漠，沒有一點規定性。而正確路線和純一精神，也為之喪失。從而鬥爭性底消滅，亦成爲必然。所以派別性是主義規定內容，維護路線，保持純一，努力鬥爭的條件，不可不謀恢復及發揚。

因此種種，三民主義底哲學性，是沒有問題的。成問題不是哲學性之有無，而是哲學性之顯露，今後在這個地方應有所努力。

或許有人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三民主義既是哲學，又有很多的哲學性，那末三民主義底哲學問題不是錯誤了嗎？所謂哲學基礎，便用不着了。

這又不然。三民主義雖是哲學，却屬於人生論，只是人生哲學。而人生哲學並不是究極的東西，需要一種基礎，那就是自然哲學或宇宙哲學。很明白的，人生論由宇宙論而來，所以有甚麼宇宙論就有甚麼人生論。反之，有甚麼人生論亦就有甚麼宇宙論。明白這點，可知三民主義底哲學問題就是三民主義以何種宇宙論為基礎的問題。如果分別地說，同時也就牽涉到本體論了。再把認識論提出來，也是可以的。未有一種人生論沒有其相應的認識論者。但我們要把問題加以限制，不涉及認識論，也很可以。總之，三民主義底哲學為何，就是問三民主義底宇宙論為何，或宇宙論和本體論為何，是有理由的。

這個問題，我們有解決底必要。前面既承認三民主義底哲學性，那末此哲學性又屬於何種宇宙論，便非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答覆了。並且，三民主義既是人生哲學，那末此人生哲學又屬於何種宇宙論，不同樣要解決這個問題纔能答覆嗎？所以三民主義底宇宙論以及它底本體論，是應該研究的。

這在我，想從三民主義底本身開始。換句話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直接屬於甚

應哲學，是我們探究整個三民主義底哲學的根據。這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如果不此之圖而訴諸孫中山先生底言論，那末便須知道他並未明白道過三民主義底哲學，其因各種場合而發表的言論帶有各種哲學底性質，我們又何去何從呢？

首先從民族主義說起。

民族主義以民族為主。否則所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民族自決皆成爲子虛烏有之談了。然而那些是真實的運動，不可否認。那末它底真實性何在呢？在於民族。因爲那些運動都是民族運動，如果民族不真實，運動便沒有。而民族則是以血統爲基礎的人口集團。此一定血統的人口，依孫先生，是「有質象可求」的，當然爲物質。雖是那裏面包含有社會的因素，而自然的血統却有決定的作用。因此，這種物質是自然的物質。那末民族主義便不僅以物質之存在爲前提，而且以自然物質之存在爲前提。這樣，民族主義底哲學就是自然的物質論了。換一句話說，民族主義以自然的物質論爲基礎。這個見解底正確，從反面看更爲明瞭。如果我們否認了物質，否認了自然，那血統的因素就不存在。這時單憑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乃至生活或經濟，俱不能造成民族。燒瓦固需柴火，但若無坯子，柴火就多，永久地燒，亦沒有瓦出現。這不把民族之以自然物質——血統——爲基礎一點表現得很明白嗎？

民權主義以民權爲主。譬如民權運動、民權革命、民權政治，俱有賴於民權。它們是爲了民權的運動和革命，實行民權的政治。然而民權是甚麼？則不是單純的民。單純的民並未

含有民權底意義。民權是一個東西。就在解說上可以把民與權分開，然民權之為民權，則在將二者相合而成爲一事。孫先生說：「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即是一個證明。這樣，民權便不像民族那樣「有質象可求」了。換言之，它是無質象可求的思想，叫做精神。雖然在實行時，有人民、票子、選舉人、被選舉人、國會房屋、政府機關種種物質的東西，而這一切，如果單獨地看，則均無關於民權；綜合地看，則僅一連串物質而已。要說是民權，必須加上精神的成分，即民權底思想纔行。倘然民族底主要因素是自然的物質，那末民權底主要因素就是精神。所以民權主義要肯定精神以之作前提。於是民權主義底哲學就是觀念論了。換一句話說，民權主義以觀念論爲基礎。

民生主義以民生爲主。所謂民生問題，乃是民生不能暢遂，須想辦法的意思。民生是甚生麼？「民生就是人民底生活」（孫）。所謂「社會底生存、國民底生計、羣衆底生命」（同），無一不是「人民底生活」之別名或歸結於「人民底生活」。自然，生活底範圍很廣，有政治生活、有智識生活……經濟生活僅爲其一端；但在實際上，經濟生活實占主要地位。孔子論政和孟子論王道仁政，無不如此地分別輕重。孫先生則尤其如此。他底「民生主義」四講，前兩講爲總論，是關於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之研究；後兩講爲分論，是關於食和衣之研究。如果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六講，民生主義亦必爲六講，那末，第五六兩講當是關於住和行底研究了。證之他講「民生主義」時代寫的「建國大綱」，此說甚爲可靠。「建國大綱」在

第一條總論後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生」。可見民生就是經濟或生產，至少是它底主要因素。經濟爲物質，且爲社會的物質，乃自然物質經人工改造而成。沒有此社會的物質，便沒有民生。那末民生主義底哲學就是社會的物質論了。換句話，民生主義以社會的物質論爲基礎。

從此可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哲學，是自然的物質論、觀念論、社會的物質論。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合成一個主義叫做三民主義的。所以自然的物質論、觀念論、社會的物質論亦應合成一個論纔是。這在我，爲表示此合計，叫做物心綜合論。那末三民主義底哲學就是物心綜合論了。它不是簡單的物質論或觀念論，而是綜合的物質論或觀念論。三民主義底哲學性有二重，既是物質論的，又是觀念論的，實爲二者之統一。

三民主義之發生，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這不僅指出物心綜合論之發生是由自然的物質論而觀念論而社會的物質論，且指出宇宙之發生是由自然的物質而精神而社會的物質。如此的宇宙論，很合乎孫先生底意見。他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中說：「宇宙一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爲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爲人類進化之時期」。物種還是物質，乃生命的物質，皆屬自然，要人類出現纔有明確的精神。因而孫先生在此時期中，大談道德仁義等觀念。而在此時期底現在，他又高調民生，看重經濟或社會的物質

。所以他底宇宙論，可歸結於如次的一個公式：

自然——觀念——經濟

或者：

自然的物質——精神——社會的物質

這兩個公式，前者為宇宙之具體的形態，後者為宇宙之抽象的說明。其為進化論的則很明顯。至於三民主義底本體論，亦可於此看出。徵諸孫先生在一軍人精神教育」中所說——「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不可分離」——其亦為物心綜合論則十分顯然。

於是作為人生哲學看的三民主義，其哲學性亦是物心綜合論的了。前面說過，民族主義以自然的物質論為基礎，民權主義以觀念論為基礎，民生主義以社會的物質論為基礎，不就表明了這點嗎？

物心綜合論使三民主義在哲學上不屬於那一派別。因為它不是舊物質論，不是舊觀念論，但却自成一個派別。其所有的學說，非常完美。它有物質論和觀念論二者之長而無其短。因此，三民主義底哲學性，比任何偏於一端的為完美。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八 三民主義之一貫性

三民主義底科學性使它合於事實，站立得住，可以實踐。三民主義底哲學性使它具備邏輯，形成體系，有方法作用。二者相輔相成，三民主義便無空想破碎之失，具有科學的一貫性了。這就是說，三民主義不僅一貫，而且是可靠的一貫，此為不可否認的結論。

那末三民主義便有一貫性之存在了。

這種一貫性，依我看來，約有三種：

從三民主義底成立上說，有其歷史的一貫。

在發生過程中，孫中山先生之成立三民主義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的。考其年代，民族主義約在一八七八年；民權主義約在一八八一年；民生主義約在一八九八年。如果精密地說，雖然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底成立時間相差甚少，也許不到一年，但總有一個先後。而民生主義底成立與民權主義比，至少要相差十七年。這種很明白的次序，不是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連貫起來了嗎？如果把它寫成如次的公式：

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那就更顯然了。所以三民主義底發生史，是三民主義底一貫性底證明。

這不僅中國為然，歐美亦然。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指明歐美之進化是由民族主

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形成三個時代的。民族主義時代最長，民權主義時代次之，民生主義時代因爲方纔開始於是最短。這種先後，同樣是三民主義底一貫性之證明。所以孫先生在另一個地方這樣說：「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

所謂「一線相承」，最要注意。而且很明白的，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底「一線相承」，意味着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一線相承」。因之，民族主義產生民權主義，民權主義產生民生主義，也就成爲必然的了。如果不然，這三個主義怎能「一線相承」呢？所以這三個主義，非一個產生一個不可。此中理由，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說得很清楚，我會經徵引過，現不再徵引。至於我自己，在「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底第十三章中，對於民權主義產生民生主義有過一個說明。這裏我不想另說甚麼，只舉兩個例子出來：美國革命是民族主義的證明，它在戰勝英國獲得民族獨立中肇造共和，不是的嗎？法國革命是民權主義產生民生主義的證明，它在共和建國中出現「巴卑胡陰謀」，不是的嗎？

那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一線相承」，就是三民主義底一貫性之說明了。的確如此。這在中國，孫先生把此三個主義底「一線相承」改爲「同時倡導」，即「同時並行」後更爲明顯。如果三民主義沒有一貫性，何能「同時倡導」，「同時並行」？而孫先生所謂「行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民權主義的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的革命」之「一勞永逸的方

法」，便無可能了。所以一次革命是三民主義底一貫性之最清楚的表示。

至於這個一貫之爲歷史的，則不待言。所謂「一線相承」，所謂「同時倡導」和「同時並行」，都很顯然。而且前者是歐美底歷史法則；後者是中國底歷史法則呢！

這裏，我們要進一步研究歷史的一貫之由來。換句話說，歐美底進化何以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造成「一線相承」底形式？中國底進化又何以獨能合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爲一，造成「同時並行」底形式？要解答這種問題，三民主義便非有其理論的一貫不可。所以歷史的一貫來自理論的一貫。

這就須從三民主義底本身上說了。

在理論內容中，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任何一個都可以貫穿其他二個，而把他們聯絡起來使成爲一。這是三個主義在發生過程中能够一個產生一個（歐美），在發生後又能够合爲一個（中國）的原因。

現在我們從民族主義說起。

孫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這種見解，顯然是用民族貫穿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證明。因爲「救國」是民族主義或來於民族主義的緣故。

說民族主義是救國主義，無人不知。而在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中國受了政治的壓迫和經

濟的壓迫，國家地位低下，連殖民地都不如。民族主義以解除壓迫爭取獨立為主，能使中國不亡，所以他是救國主義。民權主義呢？民生主義呢？前者是反對君主政治主張民主政治，後者是由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到「國家產業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皆為國內的政治經濟之改進，非所以對外者。但從救國觀點看來，或者說從民族立場看來，中國底政治經濟便與外國相同而不落於人後了。既然中國底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那它底國家地位便不在外國之下。這在「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上有莫大的作用。於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樣是救國底方案了。那末三民主義還不是救國主義嗎？

除開救國外，還有一個民族立場，把三民主義連貫起來。那就是孫先生。這一段話：「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且夕之間，發奮圖強，勵精不已，則事半功倍，良非誇嫚。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因此，三民主義是復興民族的主義。它為「最宜之治法」，足使中國進步至於與歐美並駕齊驅的境地。

凡此都是用民族來貫穿三民主義的證明。

現在我們來看民權主義。

他用以貫穿三民主義的，第一個是人民。孫先生在列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後說：「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所以「三民主義是爲人民而設的，是爲人民求幸福的」。民族即民有，……民權即民治，……民生即民享。「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之內容，亦可謂之民有民治民享」。反之，此林肯底「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這裏所謂「民」，所謂「人民」，都是與君和貴族相對而言的，因此是「民權」之「民」。那末用人民來貫穿三民主義，便顯然是用民權來貫穿三民主義了。

第二個是平等。孫先生說：「三民主義本來是一貫的，……都從不平等反動產生出來。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底主義」。在另一個地方，他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解釋後說：「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若夫民生主義，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有時他又這樣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所以「這三種主義，……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可見平等有貫穿三民主義的作用。然而「平等」是包括於民權之內」的，有時可說「平等和……民權主義相同」，反之，亦可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即相當對的。那末民權就可作三民主義底一貫原則了。

這些，不是用民權來貫穿三民主義的證明嗎？

最後我們來看民生主義。

孫先生用民生來貫穿三民主義，最顯然的證據，是如次的一些話：（一）「民生為社會進化底重心」，所以「歷史底重心是民生」；（二）「人類求生存，是社會進化底定律」，而「人類求生存……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是社會進化底原動力」；（三）「民生就是政治底中心，就是經濟底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底中心」。這樣地看重民生，簡直提出了民生史觀，那末三民主義不都出發於民生和歸結於民生嗎？

還有一個顯然的證據，就是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為民權。……其次為一民族」。這不把民生看成民權民族底基礎去了嗎？的確，人民以生活為主，民權是生活底管理方式，民族是生活底持續方式。

這些，不是用民生來貫穿三民主義的證明嗎？

以上是孫先生用民族民權民生之任何一個來貫穿三民主義的證明。此外，他還有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之外，另找一個東西來貫穿它們的見解。

「軍人精神教育」中告訴我們：「仁之定義，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但救國「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可見三民主義「即為軍人之仁所由表現」。那末三民主義底一貫原則就是仁或博愛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不皆為博愛全體人民的主張嗎？所

分別說來，民族主義是種族的博愛形式；民權主義是政治的博愛形式；民生主義是經濟的博愛形式。

這種一貫，不是三民主義本身的。但因其為理論的一貫，所以把它附錄在這裏。現在要談實踐的一貫。

所謂實踐的一貫，是從三民主義底應用上說的。

我們對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無論實行那一個，都須實行其它二個。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互相聯繫，不可分離底關係。

先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底關係。

要實行民族主義以謀民族問題底解決，有實行民權主義的必要。民族主義是對外，民權主義是對內。但若內不能消滅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地方割據，那末一切都是陳舊的、腐敗的，一句話封建的，怎能與近代現代化了的帝國主義作對呢？而且它們往往是供帝國主義利用，幫助它底侵略。不論在方式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是主觀的或客觀的，無不如此。可見民權主義有助於民族主義了。

然此僅就民權主義底消極作用而言，如果從它底積極作用而言，那就應知民族主義底實行有賴於民族底覺醒。這即是說，爭取民族獨立需要全國人民對國家負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奮鬥。所以民權主義底訓政工作，尤須「積極推動」（蔣委員長），「希望由訓

政之進行可以輔助軍政」(同)。足見民權主義對於民族主義有增加其實踐力量的作用。

當然，民族主義是主，是目的；民權主義是從，是方法。如果不加分別，把二者平等看待，是錯誤的。所以孫先生說：「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剝奪之；甚至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生命為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人之已行憲政猶且停之，况我憲政尙未發生，方欲由革命之戰爭以求之，豈可於開戰之初即施行憲政耶？此誠幼稚無倫之思想也」。孫先生底繼承者蔣委員長說：「我們必須明瞭，在抗戰沒有結束以前，當然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要以軍政時期底工作為主，而一面積極進行訓政底工作。這個認識是萬不可少的，否則一切工作就失了重心」。

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底關係，亦復如此。

要實行民族主義，必須謀力量底充實。而充實之最根本的辦法是發達生產，要發達生產，只有實行民生主義，一面發展國家經營，一面獎勵私人經營。並且因為它是兼顧到了分配的，所以有生產之利而無其弊。人民底生活，於是不僅得到一時的改善，同時又可達於永久的共有共享。這對於民族主義底實行，一樣有利。因為生活底改善大有利於出錢出力。

但是曲解民生主義的人，因為忽視國家經營實業，並由此造成國家產業主義，於是又自然收改善生活達到共享之效，把民生主義看成簡單的改善人民生活主義，要求國家給人民以

立刻的和直接的利益，好像慈善家之施衣捨食和某種盜匪之劫富濟貧一樣。這是昧於政黨爲人民謀利益之道在乎實行主義的。同時也不合於抗戰造成之收入少而支出多的財政情形。這樣的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反。因爲民族主義是號召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犧牲性命爲國捐軀的呀！

所以與民族主義有關的民生主義，乃就民生主義底正解而言。同時，在這種場合中的民生主義，是爲了民族主義的，它並不會離開民族主義而獨立，或以民族主義爲從屬。這是我們必須知道的一點。

次看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民生主義底關係。

要實行民權主義以謀民權問題底解決，有實行民族主義的必要。民族主義不實行，很明白的，滿清存在，君主政治就存在，有何民權主義可言？帝國主義侵入，軍閥政治就得着保障，又有何民權主義可言？須知民權主義以人民管理國事爲主，因此人民是主人。而在外族統治和帝國主義侵入之下，人民是奴隸，叫做亡國奴，根本不能管理國事。即使管理了，亦是不獨立不自由的，乃保護國或自治領。所以人民底自由以民族底自由爲條件，那一個民主國不是獨立國呢？

民生主義亦有關於民權主義。管理國事的人民，要能生活；並且非受教育不可，而受教育則尤要能生活。所以民權主義在歐洲實行之初期，以有財產者爲限。中國是嘗試過的。因

此要實行民權主義便須實行民生主義。這只就民生主義底抽象意義而言。如就民生主義底具體意義而言，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實行民權主義的條件。要這樣，人民底生活纔能普遍解決，使民權主義底普遍性轉化而為事實。同時，民權主義底進步性也纔有表現出來的可能。難道民權主義還不是最完美的民主政治——「社會共和政體」，因而更有需於民生主義嗎？

最後看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底關係。

要實行民生主義以謀民生問題底解決，有實行民族主義的必要。很明白的，帝國主義底侵略不能抵抗，無法施行保護政策，對於實業底私人經營和國家經營都有妨害。尤其國家經營須以民族獨立為條件。要民族獨立了，它纔可能，且不致隸屬於帝國主義，使民生主義變質。並且，民生主義雖不是歐洲底社會主義，却也不是歐洲底資本主義，而是第三條道路。所以它底實行，應以民族獨立為條件。要獨立的民族纔能走獨立的道路。

民權主義對於民生主義亦同樣有其關係存在。不實行民權主義推翻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和地方割據，生產不能發達，國營為不可能，即使可能了，性質亦變。試以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而言。孫先生在論及「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後說：「國有之策，滿清政府以之亡國，吾之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路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民生主義——青）牴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

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爲尤甚。故本會政綱（三民主義——青）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

從此種種看來，足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相互的關係，三者互爲因果，互爲目的方法。因此，彼此聯繫有如連環。實踐把三個主義一貫起來了。

上述三種一貫，即歷史的一貫、理論的一貫、實踐的一貫，都是三民主義有一貫性的證明。這實爲不可否認的真理。

從而三民主義由三個主義合成所以解決三個問題而有的零碎雜湊之外觀，便消滅了。它底可分性是相對的，只存在於一定場合和一定程度之中。實際上，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有不可分性在。

那末，三民主義底一貫性還不是三民主義底完美之一種表現嗎？

三民主義之完美

九 三民主義底階段性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但在實踐上却可分成幾個步驟，因之即可分成幾個階段。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

表面上，三民主義底階段性好像與三民主義底整個性相反，實在一致。因為所謂階段，乃就它底實現步驟而言，非其本身有破碎支離底情形。必須知道，一種主義之實現，從沒有「一蹴而躋」的，總是分成時期，一部份一部份地達到圓滿的境地。三民主義亦當如此，而且尤當如此。它底創立者孫中山先生曾有明白的指示。他把它底實現分成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

但實踐底劃分時期或階段，與主義本身有關。如果主義本身沒有可劃分性或劃分必要，那便困難了。所以實踐底階段性就是主義底階段性。這樣，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論即為孫先生肯定三民主義有階段性的證明了。

三民主義既有階段性，那末我們就應對它作一透澈的研究！這是大有關於實踐的問題。第一，很明白的，三民主義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構成。孫先生解說它時，不論是寫作或講演，在次序上總是先民族主義，次民權主義，後民生主義，這是有三民主義以來即如此的。為甚麼呢？這不僅根於發生過程，也根於實踐過程，而且發生過程就是實

踐過程。「民報發刊詞」中說的「歐美之進化」，即屬很好的證明。

這就是說，三民主義在實踐上分成三個階段，其次序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詳細地說，三民主義在實踐過程中，先實現民族主義，次實現民權主義，後實現民生主義，顯然是分成三個步驟的。

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均非這樣不可。民族主義未實現，人民作了亡國奴或受外族壓迫，根本不是主人，根本沒有自由，怎談得上民權？民權主義是獨立國家底政治制度，如果民族主義實現了，民權主義未實現，這時底人民受君主專制底壓迫或軍閥專制底壓迫，又怎談得上民生？民生主義是共和國底經濟制度。足見民族主義是民權主義底前提；民權主義是民生主義底前提。這不顯然分成三個階段了嗎？

按諸中國底情形，確應如此。

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從其歷來的革命運動上看來，都證明了三民主義在實踐上的三階段論。

它在最初的組織是興中會。這個名字就帶民族主義性質。興中會底宣言，從「中國積弱，至今極矣」起，到「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止，全篇都是民族主義的思想，目的在反對國外的一列強。但從那時到同盟會，孫先生覺得要反對國外的一列強，須反對國內的滿清。所以同盟會宣言中的民族主義，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為主要。辛亥革命

底流行口號是「排滿」和「光復」。民主共和乃隨着「排滿」「光復」而來。換一句話，建立民主政治是推翻君主政治之結果，而推翻君主政治則是推翻滿清統治之結果。這就可見辛亥革命在實踐上以民族主義爲主了。

正因爲這樣，辛亥革命所打倒的專制勢力是滿清的而不是漢人的，凡屬漢人的專制勢力全然存在。這就是「滿清留下來的武人官僚。這些武人官僚底專制，就是小皇帝底行爲」。（孫）。所以孫先生說：「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倒了清朝底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後，便生出了無數的小皇帝。這些小皇帝仍舊專制，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因此，「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家，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孫）。孫先生於是領導國民黨努力於民權主義的工作。癸丑革命、討袁、護法三役，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民生主義呢？雖然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工作於它有關係，但從它底本身上說，則如孫先生所云：「尙未着手」。因爲「社會問題，其患在將來，不俾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它。雖然如此，人底眼光要看得遠」，「今後吾人所當努力的卽在此事」——實行民生主義。

但辛亥革命只推翻了國內的滿清，沒有推翻國外的列強，於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成爲必要。國民革命把帝國主義底工具——北洋軍閥推翻了，然而還有殘餘勢力及國民革命中的紛擾，以致把持地方政權，非來一個統一戰爭不可。在統一戰爭後期，開始了國民經濟

建設運動。中國顯然在由民族主義（國民革命）而民權主義（統一戰爭）而民生主義（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過程之中。

但是國民革命只打倒了帝國主義底工具，並未打倒帝國主義。所以在統一快完成建設方開始的時候，來了日本底侵略，由此釀成這次底抗日戰爭。要抗戰勝利，民族主義完全實現了，統一戰爭後底積極工作——民權主義方能完成，使中國走上憲政時期。從而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實現民生主義。這是可以斷言的事情。

凡此，不把三民主義底實踐程序之為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表現得非常明白嗎？所以三民主義底階段性，是無可懷疑的真理。

也許有人要說這樣的階段性與三民主義底一次革命性相反吧。三民主義是把歐洲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底三個主義「同時並行」於中國的主義，它底成立就在於「同時並行」。若照階段性之說，它底實現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豈不與歐洲相同了嗎？這還有甚麼「同時並行」可言呢？

其實不然。歐洲底民族主義時代、民權主義時代、民生主義時代為期甚長；中國底民族主義階段、民權主義階段、民生主義階段為期甚短。因此，歐洲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各自獨立，在實踐上並無一貫性或連環性可言；中國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互相關聯，在實踐上有一貫性或連環性。於是所謂階段，不過是說在「同時並行」之際有

一個主要任務或中心工作而已。這話底意思，就是說，在我們「同時並行」三民主義之中，先以民族主義為中心工作，次以民權主義為中心工作，後以民生主義為中心工作。所以階段是「同時並行」中的階段，與歐洲之異時分行中的階段不同，未可混而為一。

明白這些，就可知道三民主義底階段性與三民主義底同時並行性和一次革命性一貫性和整個性全不相反。至於三民主義之既是綜合的又是分析的一點，便亦很顯然了。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三民主義底階段性。

進一步說，所謂階段性，還不止於「同時並行」中之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的步驟，就在每個步驟中也還各有其步驟。因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各自底內容，非常豐富，要完全實現，不能「一蹴而躋」，自非分成幾期或幾個階段不可。這是實踐底要求。

現在我們且把這種階段性談一談。

首先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底內容，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孫先生底「民族主義」講演，有如次的一些：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聯合弱小共抗強權；濟弱扶傾消滅壓迫；完成大同世界一家。前一項是民族主義底本義，乃它底始點。中三項是民族的國際主義，乃它底發展。後一項是大同主義，即國際主義，乃它底終點。所以民族主義包含豐富，

始於中國民族之解放，終於大同主義之完成，這是民族主義與一般的國家主義不同的地方。同時，這也是民族主義與歐洲社會主義底國際主義不絕對相反的所在。它包有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底優長之點。

這樣一種富有包括性的民族主義，當然不能一舉成功，必須分成幾個步驟或幾個階段。是的，誰也不能反對這種劃分。但怎樣劃分呢？究竟應分成幾個呢？從民族主義本身看來，分成三個，最為適當。第一個是本義的民族主義，實現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第二個是民族的國際主義，實現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聯合弱小，濟弱扶傾。第三個是國際主義，實現大同世界。

但這三個階段皆屬於民族主義。所以從民族主義看去，則第一階段，解放自己民族，是民族主義底基本形態或初級階段；第二階段，善待其它民族，是民族主義底擴大形態或中級階段；第三階段，協和一切民族，是民族主義底超越形態或高級階段。此為很正確的斷言。

然而這樣的三個階段，不僅合於民族主義底理論，且合於民族主義底實踐。如果行民族主義不首先求得中國民族自己底解放，所謂濟弱扶傾，從何說起呢？在中國民族自己解放以後，如果不實現國內各民族底平等，便不能聯合弱小共抗強權，因之也不能濟弱扶傾，這又怎能完成大同之治呢？可見三個階段是一個為一個底前提的了。

當然，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就是說，在第一階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時

，即可以平等對待國內各民族，聯合弱小。在第二階段，不論那一項，國內平等也吧，聯合弱小也吧，濟弱扶傾也吧，都是大同主義底工作。第三階段，不過第二階段所結之果而已，它可說第二階段之完成的形態。所以三個階段乃三種中心工作在時間上的表現，此外沒有別的意思。

次談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底內容，同樣是很豐富的。但不僅豐富，而且美滿。它是十全十美的民主政治，又新鮮，又進步。正因為這樣，實行起來也就不容易了。它絕不能「一蹴而躋」，必須分成幾個時期或階段，以次達於完成之境。

怎樣分法呢？為數有幾呢？孫先生在「同盟會宣言」中告訴我們，共有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後來，他在「孫文學說」和「建國大綱」中又類似地而且詳細地告訴我們。在名詞上，他或則說是「革命進行之時期」，或則看作「建國進行之時期」，其實都是一樣的。他把這三個時期同樣寫作：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在「同盟會宣言」和「建國大綱」中，說明這三個時期各自的性質和工作。在「孫文學說」中，則說明這三個時期之必要，而尤注意於訓政時期。

軍政時期「為破壞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由「軍政府總攝」一切。它底任務在於「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清之專制」，「掃除」

「政治之」——「積弊」——（「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改革風俗之惡習（如——「辮髮之屈辱」、——「纏足之殘忍」），「解脫奴婢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滅風水之迷信，廢去厘卡之阻礙等事」。這就是說，徹底掃蕩君主專政及其一切。此期「每縣以三年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孫）。

「訓政時期」——「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軍政府以地方（縣——「青」）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約法所以規定軍政府與人民之權利義務者。這時底目的在「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使地方即縣「成完全之自治團體」。為此，這時須將「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察辦理妥善，……道路修築成功」，「衛生教育各事……充分辦就」。人民則須「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時間以「六年為限」，滿期「始解約法布憲法」（孫）。

「憲政時期」——「為進設完成時期」，此時期「為憲法之治」。即「一國之政事，依憲法行之」。——「軍政府」——「授政於民選之政府」。辦法就是由完全自治縣各「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日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五院皆對國民大會

負責」。人民對於全縣政治「行直接民權」，即有選舉、創制、複決、罷免四權。對於全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孫）。

「此三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孫）。至於這三期之為大體上的劃分，則很顯然。現在並未走上憲政時期即行五院制，便是一個證明。

此外應解說的，即這裏所謂軍政府，是辛亥以前擬定的，實現於辛亥革命以後。到國民革命以前，孫先生把它改名為國民政府，實現於國民革命之中，因仍迄今。所以現在的國民政府，與從前的軍政府同，其任務在完成軍政時期和訓政時期底工作。

雖然如此，但就是軍政時期亦為實現民權主義之時期。它底工作中心之推翻君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治，完成國體政體之改造，即是很好的證明。訓政時期之為實現民權主義的時期，因為有地方自治和人民選舉之故，是不待說的了。這樣，我們可以說，軍政時期是民權主義底軍事形態（準備形態）或初級階段；訓政時期是民權主義底教育形態（開始形態）或中級階段；憲政時期是民權主義底政治形態（完成形態）或高級階段。那末今天底民主政治輪者，對於民權主義之無知，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嗎？

最後談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底內容，是由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達到人民共有共享之境地。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方法；共有共享是目的。雖然目的很重要，但若沒有方法便無從達到，不過一種空想而已。所以談民生主義者，皆着眼於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這是很對的。

但在這三個方法中，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都只有消極的作用，而主義應該是積極的東西並且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如無國營實業作用其間或為之推動，均有莫大的困難。反之，有了國營實業，私人資本之節制和土地權利之平均，皆不成問題。所以國營實業是民生主義之積極的和資本的活動因素。

我在「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二書一文中，屢次指出這樣的一個真理：國營實業一實行，國家資本必然吸收私人資本，走到鄉村收買土地；由此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孫），即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孫）；到「大同主義」（孫）實現時，天下一家，那時底「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了。這樣的一個真理，不僅是國營實業之邏輯的必然；也合於民生主義底文獻，及孫先生底著作和講演。

如此，民生主義底實現就可分成三個階段或三個時期了：國營實業和節制資本是民生主義底萌芽形態（開始形態）或初級階段；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底壯大形

態（發展形態）或中級階段；大同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底成熟形態（完成形態）或高級階段。如果要簡單一點，那末國營實業、國家產業主義、大同主義就可作為民生主義實現過程中的三個標幟。

是為民生主義底三階段論。

合而觀之，即把民族主義底三階段、民權主義的三階段、民生主義底三階段綜括起來，便可知道三民主義由前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階段所構成的階段性外，又有一種階段性了。所以三民主義不僅具有階段性，而且富有階段性。

三民主義底階段性之豐富，理由固然如前所述，是因為三民主義內容豐富的緣故；但還有一個理由也必須指出。這就因為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自覺地創造國家改變世界之主義的緣故。我們必須知道，不僅三民主義為孫先生所創立，即自覺創造歷史之說，亦始於孫先生。

他以為社會進化有「於無意識中達到」者，有「於有意識中達到」者。前者是自然進化後者是「人工建設」。民族和國家之出現，即可作為二者底證明。依孫先生，「西方民族達到近世文明，殆全由於無意識的進步」（孫）。中國不然。正因其為後進國也，反可借鑑歐洲，參考其歷史底動向和經驗，有計劃地創造歷史，孫先生代表中國，理解道點，所以提出了三民主義、實業計劃、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論。而這些，實業計劃是計劃經濟，建國大綱是計劃政治，軍政訓政憲政是計劃的民主政治，三民主義是計劃的歷史創造，皆屬偉

三民主義底階段性

大的發現發明。後進國從此能在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上與先進國媲美了。

這種計劃性、自覺性，是三民主義底階段性之一源泉。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底階段性是三民主義底計劃性、自覺性之一種表現。

我常說三民主義是完美的主義，不觀於此而益信嗎？

一〇 三民主義底世界性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人，是中國民族底代表，是中國之創始的和偉大的民族主義者。這種斷言，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够否認。因此，他底學說，如三民主義及其有關的實業計劃、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論，皆是民族性的。它不僅產於中國，而且爲了中國。那末三民主義有民族性存在，便是顯然的了。

這點，確係事實，不可否認。在三民主義者中，也有不少的和有力的闡揚者，詳爲說明。這種說明很明白地生出了一個缺點，即使人忽視三民主義底世界性，把它局限於中國去了。這不合於三民主義底真相；而且在五洲大通的今天，不免使人感到三民主義之褊狹。

因此，我們有指出三民主義底世界性之必要。

首先，要明白孫先生固然是中國人，中國民族底代表；但他同時又是與世界接觸很早，週遊世界很早，博通而且精通世界知識很早的人。所以他告訴我們如次一個正確原則：「一羣之中……能策其羣而進之」的「少數」——「先知先覺」，應該「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那末，作爲民族產物的三民主義，也必帶有世界性了。

關於這點，孫先生常常談及。有一次，他說：「予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於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所以「三民主義實

孫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孫）。

這些話，十分正確。我在「三民主義底綜合性」一篇上曾作了一個詳細的解說和論證。那是一看便知的，不用重說。所以三民主義是一種世界產物。這就是說，它底成立和內容都帶有世界性。

因此，它底應用也不限於中國。從三民主義底民族性看來，它適宜於中國，可說是爲中國所獨有；從三民主義底世界性看來，我們當然亦可以說適宜於中國的三民主義合乎世界底一般原則。換句話說，三民主義有「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的作用。然而我們不能停止在這裏，三民主義底世界性把它底應用範圍推廣了，它適宜於中國以外的國家。

那些國家呢？我以為不是一切國家，而是與中國情形相同的國家。首先我們要知道，世界各國底歷史發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世界各國底社會情形就不一樣。中國與歐洲諸國，各有各底特殊性，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末適宜於一國的主義就不適宜於它國了。但各國底不同，有絕對的，有相對的，因而可以找得出一些類似的甚至相同的國家出來。把世界各國分成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兩大類，即是一個證明。因此，在世界上有與中國情形相同的國家在。這樣，適宜於中國的三民主義便亦同樣適宜於這些國家了。

這些國家，屬於何類？其名爲何？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把中國不同於歐美各國的特

殊性談一談。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發展，處於社會進化史上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從滿清王朝底統治和帝國主義底侵略看來，需要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雖然國內的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而歐美底歷史發展已達於由資本到社會的階段。歐美影響中國，中國亦應迎頭趕上歐美，所以有行民生主義的必要。於此足見中國底特殊性，可以後進國三字括之。它比諸歐美說來，是後進國。孫先生對於中國的看法，亦是如此。那末三民主義適宜於中國就適宜於後進國了。所謂後進國，除中國外，如朝鮮、琉球、安南等，即是明白的例子。它們都需要三民主義。

的確，後進國一般地受帝國主義侵略；有封建勢力存在；國內生產落後同時又有改良現在生活創造未來基礎的要求，所以一般地宜於三民主義之理論。譬如暹羅，它雖不是被壓迫民族，其不能忽視民族主義仍很顯然。老實說，在後進國中，尤其東方民族，需要三民主義。不管它們現在是否明白叫出三民主義，其所言所行之合乎三民主義則是鐵的事實。它們只有成爲了民族的國家、民權的國家、民生的國家，纔能生存發展。三民主義對於它們，正同對於中國一樣，是合於國家情形和世界潮流的思想。

因此，三民主義運動應該成爲明白的國際運動。在現在，有社會主義國際如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沒有三民主義國際。但不能因此就說三民主義限於中國，不適宜於其它的後進國家；同樣，不能因此就說三民主義不能成爲國際運動，在世界上沒有地位。從前有人見到這

點，曾經提出三民主義的國際組織問題來，主張成立東方國際，以與西方的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並立，這是有理由的。

我以為三民主義國際之成立，將與共產主義國際同。所謂共產主義國際，簡稱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它在歐戰發生後，各國不約而同地有共產主義運動之醞釀。中間雖有發起組織的嘗試，亦無何種成就。但在俄國底共產主義運動成功後，改組多數派為共產黨，遂發起共產國際。於是共產國際便在以俄國共產黨為基礎的條件之下組織成功。三民主義國際亦然。它底公然出現，當在三民主義運動成功於中國以後。三民主義發生於中國，現正從事於解放自己民族、實行軍政時期、開始國營實業之初步工作，一方面自顧不暇，一方面在策略上不能即時展開國際運動。但是國民黨並沒有忘記它底任務，像俄國共產黨發起並支持共產國際那樣的任務。這是有事實的（如它對於朝鮮革命黨之援助）。到將來，只要三民主義相當成功，只要中國在世界上站住了，它必然發起三民主義國際。那時，因為三民主義底成功和中國底偉大，東方民族之間風興起，是可斷言的。

一切大國家，在其有代表性的歷史運動成功以後，要把它底主義向世界散播，以覺悟地影響它國，乃是一種法則。法國革命時的法國像這樣做；俄國革命後的俄國亦像這樣做。中國是一個大國家，比法國俄國還大。而它底三民主義，實為後進國底歷史法則。所以它底三民主義運動具有代表性。因此，它將來必然成為三民主義底使徒，向東方民族宣傳三民主義

底福音。至三民主義在世界上之有其民族基礎，亦於此可見。東方民族就是接受它和奉行它的行徑。

那末我們還想懷疑三民主義底世界性嗎？

這裏，也許有人要這樣說吧：即使三民主義適用於後進國，亦不能說它有世界性；真正有世界性的是社會主義——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而它底黨——共產黨，不僅先進國有，後進國亦有。

這種見解是不對的。社會主義，古已有之。馬克思所增加的，因而合之可稱為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以階級爭鬥為方法的思想。這要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的先進國纔用得着。在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的後進國，如果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國營實業之一途。所以馬克思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不適宜於後進國，其出現共產黨乃外力使然。認定世界各國要走上社會主義都非階級爭鬥不可，非有共產黨不可，顯然是以機械論為基礎的見解。其用一般原則來抹殺特殊情形，不又陷於觀念論底泥坑之中了嗎？

要不犯這些錯誤，就須承認特殊。在先進國外，後進國是自有其道路。先進國適用馬克思社會主義；後進國適用孫中山社會主義——民生主義。於是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平分世界了。後進國除開三民主義外，還需要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二者不能取諸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其中未包含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緣故。那末後進國便非講三民主義

不可了。這裏，孫中山底三民主義不又與馬克思底社會主義平分世界了嗎？所以社會主義底世界性以先進國爲內容。

如果社會主義未因其不適於後進國之故而失掉世界性，那末三民主義當然也不能因其不適於先進國之故而失掉世界性。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自然，人們可以提出如次的問題：民生主義既是孫中山底社會主義，適用於後進國，雖然與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不同，然其爲社會主義則一。換句話說，民生主義中包含有社會主義底一般性在。不然，孫先生何以常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呢？此一般性的社會主義，也存在於馬克思社會主義之中。民生主義之包含有它，乃從這裏得來。因此，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就其一般性而言，是適於全世界的，沒有先進國與後進國底分別。所以社會主義底世界性並不以先進國爲內容，確以全世界爲內容。

這是對的。但是三民主義也有同樣的情形。

孫先生「民報發刊詞」中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十八世紀之末，民權主義盛行；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攪揚時代」。可見歐美也有其三民主義。孫先生在敘述那些以後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亡，外邦逼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三者，「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

不可不盡力而盡之」。是為中國底三民主義之具體意義。

但在實際上，中國底三民主義與歐美底三民主義不同。我們曾經說過，歐美底三民主義，以三次革命為基礎，所以異時分行；中國底三民主義，以一次革命為基礎，所以「同時並行」。而其實還不止此。歐美底民族主義是：本國民族自求解放，國內民族不平等，侵略弱小，乘弱滅傾，帝國主義；民權主義是：人民掌握政權，看重選舉和自由而無創制、複決、罷免三權，政府三權分立，無軍政、訓政、憲政之分；民生主義是：以共有財產為目的，以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方法。這與中國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可見中國底三民主義，雖來自歐美，却又依照中國底特殊性修改了很多。所以中國底三民主義是歐美底三民主義之中國化。

這兩種三民主義，雖然不同，却又有其相同之處，否則便不能叫做三民主義了。民族主義以本國民族自求解放為主；民權主義以人民掌握政權為主，因而必須選舉；民生主義以共有共享為主，否則不能解決民生問題。這是一般的三民主義，為任何特殊的三民主義所必具有。換句話說，先進國底三民主義和後進國底三民主義，皆不過此一般的三民主義之特殊化而已。

這樣看來，中國底三民主義——後進國底三民主義，就其一般性而言，亦適宜於先進國。因此，它底世界性，亦不以後進國為內容了。所謂世界性，是它適用於全世界的意思。

這種見解，能够成立。因為歐美底三民主義，從歷史發展說來，好像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已成過去了，現在是民生主義底時代；但歐美各國自身底歷史發展之未絕對平衡以及其它條件所形成的差異特殊，使得三民主義只在發生上「一線相承」（孫），在整個歐美底實踐上則早出參差錯綜之勢。今天底歐美，自然以民生主義為主潮；但是民權主義仍盛行着。主張社會民主主義和反對法西斯主義之普遍，就是一個證明。民族主義亦然，它在民權主義的時代盛行過。德意二國在十九世紀前葉和中葉的運動，可作證明。歐戰後的民族自決呼聲，現在的少數民族問題，不又是民族主義存留於民生主義時代的證明嗎？

代表歐美民生主義的俄國或蘇聯，好像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可言。實則自新憲法頒布以後，蘇聯自儕於民主國家之列。擁護它的共產黨，亦以蘇聯為最民主的國家。足見民生主義的蘇聯，反而興了民權主義。又，蘇聯自革命後即實行民族主義，其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聯合弱小、濟弱扶傾、國際主義之主張，反與中國底民族主義同。它使歐美底民族主義達到新的轉變。從前孫先生說蘇聯所行的主義是三民主義，頗為正確，社會主義的國家原來是三民主義的國家！

這不把歐美今天仍為三民主義時代一點指明出來了嗎？是的，先進國還須實行三民主義。當然，這是歐美底三民主義，先進國底三民主義，與中國及其它後進國所行的不同，但這三民主義不也是世界底三民主義嗎？

三民主義底世界性，在這裏，表現得十足！

確實，三民主義，就其特殊性而言，合於中國底情形，合於後進國底情形；就其一般性而言，合於歐美底情形，合於先進國底情形。這種斷言，完全是妥當的。

那末三民主義底完美，便很顯然了。它不僅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而且它底世界性，限於後進國，又不限於後進國，其範圍之廣大，可與社會主義比。

三民主義之完美

106

結 論

這十章，讀者一一閱後，必然相信我說三民主義是完美的主義那句話了。就是有成見的人，口裏雖不肯承認，心裏亦充分承認。因為他縱然能壓抑理論的智慧，亦不能抵抗邏輯的威力。所以三民主義底完美，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

從面三民主義之為真理，便非常顯赫了。一般人把美與真分開，以為美是美，真是真。殊不知美之所以為美，由於寫真。難道圖畫之美不在於活像，戲劇之美不在於逼真，雕刻之美不在於酷肖嗎？不過我們把藝術中的真，做美，以別於智識中的真就是了。所以從三民主義底完美上來肯定三民主義底真理價值，是很可以的。

當然，三民主義底真理價值普遍存在於各方面。如我所述的它底創造性、綜合性、時代性、社會性、革命性、科學性、哲學性、貫性、階段性、世界性、那一項不合於客觀的事實而為其在意識領域的反映呢？三民主義之真理，不容否認，且必須認真信仰。

這個真理，為孫中山先生所發現。它是中國民族底產物。我們在這裏，必須承認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底光榮事業。不了解此種語言，乃對三民主義無知或不深知所使然。它在大家崇拜西洋文化的時候，復興了中國民族底創造力，它底偉大價值，確是中國民族對於世界的貢獻，一種很大的貢獻。

如果適於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的先進國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功績；那末適於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的中國及其它後進國的三民主義，豈不是孫先生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功績呢？倘然從世界人口底分配說來，三民主義要代表其四分之三之大多數人底利益，這豈不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嗎？

正因為三民主義是這樣的真理，所以與哲學科學中一般真理不同。它們對於人底利益是部分的和間接的，因而知道者少，不能發生普遍的信仰。三民主義不然，它對於人底利益，有總括的和直接的作用，所以人人都有知道它和信仰它的必要。它可成爲思想界底潮流，瀰漫全國。

在這種情形下，三民主義就是個個人底人生觀了。你信仰它，它就支配你，支配你底言論和行動，乃至整個的生活。由此遂造成一種生活態度或生活樣式，與別種主義所造成的不同。我們要給它命一個名，卽三民主義的人生觀了。那末三民主義還沒有人生觀底價值嗎？如果分析言之，人生觀底主要構成是政治觀、經濟觀、社會觀三種。三民主義的人生觀，民族獨立、民權平等爲政治理想，以國營實業達到共有共享之民生幸福爲經濟理想，以此民以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所造成的大同世界爲社會理想。這是既合於人類生活底要求，又合於世界潮流底動向的，所以三民主義不僅是可喜的，也是可能的人生理想。

從可能的一點說，三民主義是歷史發展底必然。於歐洲，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

主義，採取三次革命方式；於中國，合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同時並行，採取一次革命方式。從後者說來，三民主義是中國底歷史法則，凡此，都是我已經證明了的。那末三民主義的人生理想，有事實作根據，便是科學的人生理想了。

這樣，三民主義就不是一時的幻想，有如夢囈，而是真實的理論，有學問底價值。我見過人們把思想看成空的宣傳性的，把充滿消息統計的政治經濟分析看成實在的客觀的學問。其實，他們不知道有標準學問之價值的科學，是由敘述階段而說明階段而理論階段地進化的。所以充滿消息統計的政治經濟分析，只是敘述階段底學問，即低級的學問。被稱為思想之抽象的主義，乃理論階段底學問，自然是高級的學問了。那末，三民主義豈不是高級的學問嗎？

所以我們對於三民主義，不應該信仰了事，須把它當作學問研究。實行三民主義的人，固應如此；專門研究學問的人，尤應如此。在前一種人忙於實踐時，後一種人還當負更多的責任。必須知道，三民主義是活生生的學問，與我們底全部生活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們要盡量研究它，愈深刻愈好。並且要闡揚它底各方面，使人窺見全豹，洞悉真相。

這是有利於實踐的。因為深刻研究與普遍闡揚底結果，由三民主義底文字解說之遲延而生出的缺陷，可以彌補起來。從此它更加充實豐富，得到與時俱進的發展。我們對它亦能有高深的和完全的認識。於是它底遠大理想引起我們去追求；它底現實任務迫使我們去完盡；而

時，它底正確理論可以加強我們底戰鬥能力；它底方法作用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問題。至於它底完美價值，由這一切更爲證實的完美價值，有打退外來思想及糾正紛歧錯雜思想、而達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效能。凡此都是必然的不可否認的結果。

因此，我們對於三民主義，應該信守不渝，堅持到底，這是我們擁護真理之所應然，否則便是對真理不負責任了。這也是我們寶貴民族財產之所應然。每個中國人俱有發揚三民主義而光大之的義務，這更是我們認真活人之所應然。難道一個人不當忠實於他底人生理想嗎？所以無論就那方面說，我們都有堅決信奉三民主義的必要。

至於某些把信奉三民主義作爲陞官捷徑和政治策略的人，固然是愧對三民主義。但這種辦法，不僅欺人，也是欺己。他們應該有所覺悟，我們則當以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去謀對付。這就是說，用三民主義潮流洗滌他們，或夾帶他們，使他們成爲真正信奉三民主義的人。

明白地說，三民主義以外的主義，即企圖代替它的主義，是不需要的。理由很明顯。三民主義既然完美，又正確而合中國需要，那它就是唯一的真理了。確實，真理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只有一個，不能兩個，這樣，我們又怎能信奉兩種主義？

在這種情形下，別的主義也就沒有存在底餘地了。事實上，中國民族也只產生三民主義，此外不會產生任何別的主義。其出現於某些人底口上和筆上的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國社主義，皆是外來的，從歐洲販運而來。因爲這樣，它們都不能在中國

地上生根。有的迹近消滅，有的勢甚微弱。其好像日益發展的，乃以外國為基礎，即是受其物質的和精神的支持之結果。但這種蠻幹的機械移植，最終亦必與它種機械移植一樣歸於衰滅。中國只需要由它底內在發展而生的三民主義，孫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

於是中國底黨派問題亦可在這裏得到解決。如果一個黨必需一個主義，一個主義只需一個黨，那末在中國應有應存的黨就是國民黨了。因為國民黨是三民主義創立者孫中山先生所組織領導的黨，從來即以三民主義為主義，並為它奮鬥了幾十年。三民主義既是中國唯一的主義，國民黨當然是中國唯一的黨。

其它的黨，在今天都或明或暗地聲言信奉三民主義，這是它們能夠繼續存在的原因。但正在這裏又表明它們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事實告訴我們：它們今天繼續存在的是組織，從主義綱領政策上看，它們是不存在了。換句話說，它們在組織上存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則不存在。這就依然合於一個主義只需一個政黨的原則了。那末中國今天只有國民黨纔是有血肉又有靈魂的黨，豈是偶然的嗎？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支持國民黨，二者相得益彰！

一九三九，一〇，二二寫畢

三民主義之完美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三民主義之史

每冊實價國
（外埠酌加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葉

發行人 劉

發行所 重慶
各地中

經售處 各地
全國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委會
審查附圖字第一五四六號